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匆匆岁月留影



第一节

当我完全沉醉于枯燥无味的 UNIX 命令和晦涩难懂的路由指令和协议时，我发现不单单玩麻将、吸大烟能令人沉迷，有时候投入到相当乏味的工作中也会使人上瘾。我经常提醒自己应该多运动以劳逸结合的方式来避免那只剩几块骨头的纤躯不再收缩下去，可许多身边的朋友还是把我归入工作狂的那一类，我想这是环境造成的，互网络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也包括我，平均每天 8 小时的上网时间绝对是个保守的估计，但基本上都不是娱乐和玩耍而是工作。

网络确实使我疯狂地着迷，有时候花上大半个通宵也就仅仅为了研究对象 SENDMAIL8.8.8 与 SENDMAIL 8.8.7 的异同之类无聊的问题，但我习惯并陶醉于这种单调的生活。倘若说在这平淡如水的生活中还有被激起零星一些水花泛起几圈涟漪的时候，那就是几个旧友偶遇街头倾诉一翻或者臭味相投的一帮网友聚会聊天什么的，还有就是对她幽幽的思念……

这个时候一个的女孩子突然闯进了我那象挂在墙上水彩画一样固定的视野，将我平静的生活打乱，就好比是家庭水族箱里已经习惯了日复一日的单调平和的金鱼，突然主人放入一条锦鲤立时带来新鲜、震荡和激动。

那天应该是 98 年 3 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下午，当我在书城四楼的电脑专柜溜达看看是否有感兴趣的新书时，站我旁边的一位小姐将看阅着的书本合上，侧身向我问道，“请问要想学会 OFFICE97 不知看哪类书籍最快？这书也太多了！”

我佯装思考将头微垂两眼迅速扫描，当确定我们周围数米半径范围内没有第三者，她确实是在向我说话时，我马上和蔼可亲笑容菊菊抬起头，向她说到：“书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多上机多操作。”

“可是上机也得找本书参考啊。”她调皮的眨眨眼向我说，就象在跟一个熟人谈话。她随意的语气和我的受宠若惊形成反差。

我的受宠若惊是有道理的，眼前的这位女孩虽然称不上明艳照人，但柔和的瓜子脸上五官布局还算合理，披肩的秀发配合弹性的黑色羊毛衫和牛仔裤显得清新高挑，标准的山清水秀，加上学生式的纯情和目测 163 至 165 的身高，综合评分当在 80 以上。这样一位可人儿居然向衣冠不整瘦骨嶙峋，一看就是穷书生的我不耻下问，真是应该谢主龙恩。

于是我轻轻地收起笑脸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你可以选图文并茂初学者指南的先看看，有一定的上机经验后再进行有针对性地学习，这样比较有效。”我们就这样延着找书的话题说开了，几分钟后在我的推荐下她选中了一本很薄的《OFFICE97 一点通》。然后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地分开了，当然我对这互道姓名都没有的短暂接触很不情愿。我真怪自己不好好掌握 OFFICE97 这微软的破东东，否则刚才就可以滔滔不绝大肆殷勤了，我是经常使用 WORD、EXCEL 的，但都是最基本的应用，对八爪鱼般可到处伸展的各种菜单功能我从来懒得去看，我认为那些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功能除了微软的工程师根本就用不上。

在书丛里流连了半小时左右后，我选购了一本《ATM 原理与协议分析》，内容还算有点价值，而且价格不到 20 元，或许这才是我买它的决定性因素。

没法子，人穷气短。现在的科技书实在太贵，更新的速度又是离谱地快。

当我下到一楼准备离开书城时，刚才那个她也正好从旁边的视听室走出来，我们又不期而遇，还真是有点缘分。

“嗨，这么巧，买了什么书啊？”

“你应该不会感兴趣的？”我将书名晾出给她看。

“你也是在银行工作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支行也有自动提款机。”

我恍然大悟，“那我们是否可以聊聊认识一下？”

话一出口我就为这冒昧的提法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又为自己居然能够单刀直入而惊讶。

“好啊，”她想了想，“去对面的麦当劳怎么样？”

对深圳的众多高层我大都嗤之以鼻，不是毫无风格就是不伦不类，象宝安北的法院大楼就相当龌龊，楼顶几根银白色的柱子包着小塔楼，中间还要再竖一条立柱，不管从哪个方位去看都是一个“双手和十，朝天一拜”的姿势，与法院庄严肃穆的形象极不相称。地王大厦是为数不多让我感觉良好的建筑之一，高耸入云的主楼镶成深绿色，与自然和蓝天浑然一体。两个圆形塔楼和高高的尖柱比率恰到好处，就象是双手高举两支利剑的壮士在展示他顶天立地的雄姿，连脖子上佩带的护身符都清晰可见。后面裙楼通过一个简单的红色倾斜，让人联想到一个红颜女子正偎依在壮士身上，下面的游泳池就是这个多情女子流下的眼泪。一幅护花倾情英雄救美的动人形象就这么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唯一遗憾的就是那喧闹纷杂五颜六色的麦当劳也扎根此地，很不知趣地打破此处的整体美。

可是当她一提到麦当劳，我马上就打发了上述很不成熟的看法，可爱的地王大厦不仅外观堂皇而且还挺内秀，连我们这些小市民的实际需要都考虑到了，否则我们连找个喝水谈天的地方都不容易。从此地王的光辉形象就更加高大地树立在我的心目中。

我们都要了一杯橙汁，当我将饮料放下时她又跑去要了一包薯条，这举动表明她对即将到来的谈话不抱以太大的期望，女孩子喜欢零食，从心理上讲就是这种需要不断动嘴的运动可以打发更多无聊的时间，当大家相视无言时，嘴巴依然可以继续咀嚼从而很好地避免了尴尬，同时还可以说些有关吃的话题，或者说声你也来一点什么的，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谈天说地的节奏。

女性心理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也是一门相当诱人的艺术，我虽然还未入门但始终兴趣高涨乐此不疲，现在正是实践中加以摸索和提高的大好机会，我深感任重而道远。

“你是哪个银行的？”我首先发话。

“建行，就是前面那家。你呢？”

“我是内行的。”我笑笑说，“银行需要通信和处理各种数据，我们就是干这些的，我在一个电脑网络公司上班。”

然后我耐心地向她解析了 ATM 的两种简写，银行的 ATM 是 AUTOTELLERMACHINE 即自动提款机，我们使用的 ATM 是 ASYNCHRONOUSTRANSFERMODE 的简称，是的一种崭新的通信交换技术。

我机关枪似地滔滔不绝，话题从电话交换机到国际互联网再到未来的

信息时代，并巧妙地将自己的名字，工作的性质，上班和宿舍的地点等个人资料穿插其中，根本不给她插嘴的机会。

我的策略是与其你一句我一句漫无边际的闲聊，不如身先士卒全情剖白，用直率老实还带点憨乎乎的形象让她产生信任感，从而将初识陌生人的戒备心理放下。然后用那些很偏僻的技术词汇将她唬住，使她相信我还是一个挺有学问，工作在社会前沿的专业人士。这种手法和围棋一开始就要抢占大场的开局是同一道理。

于是在这温馨祥和的气氛下，加上我的循循诱导，有关她身份的各种资料就很快在她口里冒了出来。

她叫心蕾，一个精致的名字，去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深圳，在建设银行一个支行里做储蓄，有时也干些会计出纳的活。她没有什么亲戚在这里，仅有一个在税务局工作的伯父在深圳，来深圳就是她伯父托的关系。现在单位要“电脑扫盲”，提高员工计算机的应用和操作水平，于是就有了书城的一幕。

我们谈的很粘，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个多小时，把杯子里的冰块都吸了个一干二净，但薯条却还是有剩，显然它是多余的。最后她也终于发现时间不早，说声“我还有点事，先走了”就站了起来，脸上还带点羞涩，似乎和一个刚认识的男士谈这么多有点不太合适。

时间才接近五点，离晚饭还有一定的距离，送她一程好象有点过于仓促，于是我问她：“你喜欢运动吗？譬如网球什么的。”

“我就特别喜欢活动，人生在于运动吗，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我都爱玩。”

“那太好了，我刚好订了明天体育馆的场，一起去玩吧。”

“好啊，什么时候？不过上午我还有点事。”

“刚好就是下午的，到时我再 CALL 你。我顺便带一张 OFFICE97 的光盘给你。”

“好啊，不过最好帮我装上。”

“没问题。”

我为自己脸不改色的撒谎感到羞愧，明天根本就没有订场打网球的事。

我马上打电话到体育馆订了场，然后匆匆赶上一辆公交车。

车上我看着街上涌动的人群，我刚才被心蕾填满的脑海突然涌现出她的身影，她现在在干什么呢？我轻轻的问自己。

第二节

她的名字叫帆，认识她还有个小故事。

每年的五月十七日叫做世界电信日，能够享受这种国际级别的待遇，看来电信已经从一个独立的行业发展到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中国，电信已经成为一个垄断行业的代名词，中国电信简直象过街老鼠一样被各种媒体口诛笔伐，从服务到资费的各个层面都被人们不断质疑。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它的渴望和热情。

我就是在 97 年的电信日这天认识她的。当时深圳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一个叫“97 国际通信及 INTERNET 展”的大型展览会，深圳 IT 行业的代表几乎都来参展，我们公司也不例外，在会馆中心搭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展台，我负责展览的设备和线路的保证工作，也就是所谓技术支持的角色，没事时就不断向顾客演示和讲解上网的知识。

人特别多，场面出乎预料的热闹，潮水似的人群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深圳人对新事物的好奇看来是名不虚传，连英文不认几个的中年大妈也兴趣高涨，拿纸拿笔将操作步骤以及网址一行一行地抄下来，我问她：“阿姨你上网的目的是什么呢？”，她眉头一扬：“回去我就可以为儿子作个榜样，还能向丈夫示威。”“怎么示威呢？”“我要教训他连网都不会上还怎么适应新形势？”“你丈夫也是干电脑这行的吗？”“不是，我们俩都是公共汽车的司机。”

“能解析一下你们公司的网路和这里其他公司的区别吗？”一个小姐问道，我早习惯了这些问题，张口就来：“我们的带宽充足，设备先进……”，“能具体演示一下吗？”

对女士我向来都不忍心说“不”，我立刻连上香港电台的网址，示范了网上电台的功能，我得意地说：“你看，信号就这样老远从香港那端通过互联网传过来。”

“可是香港离这里才几公里而已，没有什么意思，你能连上美国的广播电台吗？”

我想这家伙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香港的信号可是要从美国兜圈才过来的，但我又不好反驳她，于是我敲进 WWW.CNN.COM，可是那图案象蜗牛一样出来，我一看不对，马上换一个 WWW.ABC.COM，这次稍微快一些，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我说：“这可能是对方服务器的原因。”

“不会吧，CNN 和 ABC 都是全球有名的广播公司，设备肯定是一流的。”一个悦耳的卷舌音，从声音方位我判断是她旁边的一位伙伴。

我有点不耐烦，心想你最好先对比一下其他公司的速度再发表言论，但我还是很绅士地向她们解释了这中间可能出现的问题。她们看了一会就走了，由于我很机械地重复讲解，对听众一般都没有特别地留意。

我讲得唇干舌燥，就和同事打个招呼到周围溜达溜达，满堂都是人，大家都热汗淋漓地拥挤在一起，在一个展区的门口我无意碰到一个女孩子的脚，我连忙说对不起，她抬起头，向我轻轻地笑了一下说道：“是你？”，我莫名其妙地点个头然后我们就交叉地走开了，我有点愕然，象成龙一样问自己“我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孩子，肯定是她认错人了。

但我脑海里却总是漂浮着她那个眼神，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几分钟后我完全对周围的任何事物失去兴趣，眼睛象猎犬似的寻找她的身影，最后终于发现她在大门入口的小卖部喝饮料。我弄不清哪来一股能量，迅速跑回公司展台取了一叠宣传单张然后绕到大堂出口。

时间掌握得非常好，我刚站稳脚跟，就见她和一个比她稍高一些的女伴向门口走来，我的短跑速度要是慢半拍也许就再没机会看见她了。我装着没认出她向她们迎上去。

“小姐有兴趣上网吗？今天免开户费即开即用，这是我们公司的简介，我们的服务是一流的，我们的带宽……”

“你们带宽充足设备先进是不是？”她说完和旁边的女伴笑了笑。

“小姐看来你对我们公司很了解嘛，请问你们是……？”

“刚才还在大吹 CNN 机构大服务器小，然后在门口又很礼貌地踩了我一脚，这么快就忘了？”

我立时就醒悟了，看来以后每次说话都要看清对象省得表错情。

“哦，想起来了，怪不得你们的声音听起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真是不好意思。”

“我也要发声不好意思，你的生意做不成了，因为我已经有了上网的帐号。”

我主动向她递了名片，“同是网中人，以后我们多联系。”然后我厚着脸皮向她索要名片，她匆匆给我留了 CALL 机号和 EMAIL 地址就和同伴打个招呼出门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完全把她同伴给忘了。

这天我整个感觉就是心有点乱，我虽然不是个很内向的人，但一直对不熟悉的女性保持着高贵的距离，看见漂亮的女孩子即使心里痒痒的也不好意思和她对视，眼睛蜻蜓点水一般不敢过分接触。可是今天自己居然对一个女孩子如此这般殷勤实在出乎预料。

其实她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有一种清新洒脱的气质，我脑海里不停地浮现她的身姿，她身穿一件浅蓝色间条的短袖衣，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很普通的一双球鞋，眉浅眼细，身材也普通，甚至还有点显矮，但那水灵灵的明眸却渗透出沁人心肺的光彩，让我过目不忘。

我比较信任眼缘两个字，当我反复几天都不能将她的影子挥去时，我决定约她出来，这是生平的第一次，我下此决心相当不容易，当和 CALL 台小姐对话完毕放下电话时，我的心狂跳，“上帝保佑！”我祈祷。

“请问谁 CALL 机？”

“帆小姐吗？是我啊，就是前天在国展演示上网的，后来还踩了你一脚那个。”

“哦，是你啊，我还以为是谁呢，找我有何事吗？”

“我……，我想请你出来吃餐饭，那天伤着你的腿很不好意思，想向你道个歉。”电话旁我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一句话的工夫脚步就移动了超过 2 米。

“那点小事你还记在心上？我看不必了吧。”

“我还想听听你们用户对互联网的使用意见，这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的。”我的心都跳出来了。

“我不是你们的用户，而且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急得直跺脚，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她问我：“你还有何事吗？”

我把心一横，“帆小姐，难道我们就不能认识认识？”

她沉默了几秒后说道：“那好，今天晚上我刚好有空，去哪里吃饭？”

为革命而奋斗，为理想而欢呼！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心想这世道千万别讲含蓄，要单刀直入短频快。

我专门跑到两百米远的地方买了一张福利奖券，“嘖”的一声将它亲吻，心中寄托了无限期望。我哼了句“人生多苦闷，巧遇一枝花。”，然后拦了一部的士向振华路的南海渔村酒家飞奔而去。

想想“吃饭”真是个好东西，一口口地吃，一句句地说，可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充分发挥了人类嘴巴从简单地吃进化到复杂地说全部功效，

如果是一男一女的瓜田李下，意义就更加重大了，甚至可将人类最复杂最神奇的一个“爱”字升华。

帆终于出现了，穿得还是那么简单明了，牛仔裤加短衬衣。

大家寒暄了几句，我推辞着让她点菜，她很客气地要了几个家常菜。

“看你一幅书生样，约女孩子居然还挺胆大的，真是人不可貌像。”直点我要害，看来她是想给我个下马威。但是我早就做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

“你是在说我脸皮厚吧。其实我是第一回这样约会女孩子，以前我一见女的就会害羞。”

“是吗？我倒觉得你象沙场老手，不过这样的人我也见多了。”她一幅见怪不怪倚老卖老的神情。

我心想，见面礼刚完连彼此都还未介绍，开口才几句话你就想把我一棍子打死，也太小觑我了。我决定顺流而下反客为主。

“那是，象帆小姐这样的靓女肯定是众星捧月受尽爱戴，可怜天下我们男同胞不知有多少已经惨遭不幸，唉，现在已经变成为红颜而薄命的世道。”

“我又不算漂亮，可称不上红颜。”

开始有步调了，我趁热打铁：“我看你可是很漂亮喔，而且很有一股气质。”

“别以为我是小女孩好哄，我长得怎么样我自己清楚。你们男的就只知道女的外貌。”

“这你倒没说错，眼睛爱美，心里想管也管不住，这是男人的一种“好色情结”，看见漂亮的女性就头脑发热，天生如此，属条件发射和非条件反射的混杂模式。只要有几个男的走在大街上就必定有“选美进行曲”来伴奏，对过往的女孩子品头论足，象群野狗，看见靓女就点头献殷，看见丑的就摇头狂吠。我够坦白了吧？”

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这种深刻的反省很是意外。

“这种比喻还算贴切，男人和野狗，嘻嘻……”

我接着往下说：“但对“色”这一关男人还是有理智能够掌握分寸的，虽然我们都乐意和赏心悦目的女性一起，但这并不代表对这位女士另有图谋存有歹意。况且和异性的接触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枝幼苗多一棵树。你说是不是？你别老想着我对你另有企图，我只是觉得咱们挺有缘的，想交多一个朋友而已。”

“别误会，刚才我只是开开玩笑而已，想不到你还挺能说善道的。”她的笑容立刻亲切起来。

“我们机房一大帮单身汉经常加班熬夜，天天晚上都习惯出来吃宵夜，边吃边聊，慢慢废话就多起来。”

“你们男孩子也这么无聊？通常你们聊什么呢？”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说：“女人和足球是永不凋谢的两个主题，还有就是叹息自己太穷，没钱没房啥都干不了。”

她白了我一眼，“你果然脸皮很厚，连公开自己的丑行都要说得这么自豪。”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有什么好自豪的，我们就整天感叹活得腻没劲，一无所有的感觉，最可恶的是连信心都没了。古人可以用除了良心一无所有来清高自己，但是现在没有物质基础的良知却一文不值。你说对不对？”

她笑了起来：“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怎么就谈起人生来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她在市政府属下一个机构的电脑室工作，但对电脑没有多大兴趣，她说“上班时对着显示屏简直是面面相觑”，只是由于她大学的专业是计算机，这才分配到电脑室工作。国展电信日那天她是带一个不懂电脑的同学去参观，她自己是会上网的，而且她的办公室还通过专线连上 INTERNET。

我们的接触开始多起来，她是个开朗善谈的女孩子，我慢慢就知道了她的很多背景。

她父亲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原来是赛格集团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八十年代中期出来承包了一个电子厂，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厂房和门市，居住在银湖畔一栋豪华的三层别墅。但和富裕的家庭背景不一致，她衣着相当朴素，表面上确实看不到一点城市丽人之气，当我第一次看见她时就错误将其定义为“村姑”的类型。

她还告诉我她早就有了男朋友，是她大学时的一个师兄，现在已经出国读博士。听了虽然心里有点酸溜溜，但我还是很衷心地祝福了她。以后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联系，还不时出来一起聚聚，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但事情总是会出现一些意外，在 98 年元旦的时候她在深夜打电话给我，她很苦恼，男朋友敦促她去美国，可是她本人和家人都希望对方拿到博士学位后能回国而不是让她嫁出去。我不断地安慰她，并从客观上分析还是她出国情况会更好一些。最后她啜泣起来，弄得我不知所措。

几周后的大年初一，她说已经和男朋友吹了。“我们的距离真是太远，应该是分手的时候，长痛不如短痛。”她很平静地说。

而我的心情从此就开始不平静了。

从前我们可以毫无禁忌的谈天说笑，现在却不能太过随意，尤其是当话题涉及到感情的时候。可是我想和她更多更深入接触的愿望却不知不觉在增加。

当很认真地反省我与她的关系时，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其实是很喜欢她，和她通话时的谨慎并非只是害怕触痛她刚分手的伤口，而是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埋在土壤深处的种子莫非开始发芽了？我偷偷问自己。

虽然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也不至于乘虚而入。我很刻意地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比之前更远一些，和她交谈的每一句话我都小心翼翼生怕露出什么尾巴。

我就这样努力地压抑自己，心情极其矛盾，平淡的表象下面是对她无尽的思念。

第三节

和心蕾打网球更多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她总是跑不到位，可又老想挥出漂亮标准的正反手姿势，于是那纤纤玉躯就得迁就着弯曲和扭动，煞是好看。只要我控制球路来回扯动，就可以很舒服地欣赏到她前俯后仰左顾右盼的精彩场面，银铃般笑声后面还时不时来个“嫦娥奔月”“贵妃敬酒”等

极富诗意的甫士，令我都陶醉得忘记了是在打球。

打完球我们就到体育馆对面的餐馆吃了一顿，看上去她对吃不太讲究。心蕾是一个活泼奔放型的女孩子，也是那种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的性格，我们谈笑风生，陌生的感觉在饭桌上被慢慢地吃了下去，彼此的拘谨不翼而飞。

晚饭后我们就按计划去蕾的办公室教她电脑。银行的门市已经关门，由于她在之前已经和保安打过招呼，我们很方便进到娱乐室，里面有一张乒乓球台，两套沙发，旁边是电视和音响。在电视机后面的台上放置了一台崭新的 COMPAQ 电脑，凌乱的接线表明它才刚刚被拼凑起来。

打开电源，奔腾 200，32M 内存，3G 硬盘。还不错，我将一张盗版光碟放进 CDR0M，不到半小时就将 OFFICE97 装完。

“这么快？这盗版安不安全？听人说好象有什么病毒的？”

“你放心，我已经用了好久了，绝对没问题。现在谁还那么傻用正版？正版 OFFICE97 要上万元啊！”

“可是现在不是提倡用正版和保护知识产权吗？”

“那是美帝国主义剥削我们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幌子，对付他们就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民族盗版产业，每个人都以用盗版为己任，绝不浪费国家一分外汇，彻底将帝国主义反革命野心家用软件统治世界实现和平演变的妄想打得粉碎。”

“明明是偷人家的东西还说得大义凛然，你也真是。”

“你们女孩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连阿 Q 都知道窃书不算偷，知识这东西，本来就应该由发达国家无偿提供给落后的国家，而且还要免费指导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整个人类和谐地发展，而不是贫富愈加分化的高底杠，我们古人的四大发明还有牛顿爱因斯坦有收过什么专利费吗？”

“那为什么国家还化大力气去反盗版？”

“首先是怕盗版从电脑扩散到文化艺术等其它领域造成失控，其次就是掩人耳目，做盗版的、卖盗版的、用盗版的甚至抓盗版的形成一个循环，对国家没有什么坏处，还解决了一大批就业问题，咱也是聪明人，占了便宜也得做做样子省得老外说三道四。”

其实我对盗版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只是认为正版的天价太不合理，这种随便由软件开发商漫天定价的“知识产权”对我们无疑是巨额的超前消费。和心蕾说的话都是自嘲的逗乐，一种流氓无产者的心态。

看着她哑口无言的样子，我笑笑说：“给你上了一课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还要教你电脑，怎么谢我？”

“晚上请你吃宵夜。”

看了他们银行的“扫盲”提纲，都是些不能再简单的应用，我很快就有一些要领传授给新蕾，跟着我们还打了一下乒乓球，时间就快 11 点了，于是就去吃宵夜。

吃宵夜的时候我们谈论起下一次打网球的时间，我感慨的说：“要是天气再热一些就好了。”

“现在打球其实最好，再热就有些难受了。”

“天气再热一点就要穿网球裙，你灵巧的身段不就更加迷人了吗？”我笑眯眯地说。

“你使坏！”

“这怎么算是坏呢？你青春活泼的形象让人身心愉快，使大家体会到社会主义的美好人生，这简直就是革命运动的最高境界了。”

“你干脆天天跑去大梅沙好了，在海滩上秀色可餐，连饭钱都可以省下来。”

“那是那是，但这么好的风景又怎少得了咱蕾姑娘呢？你美丽的身姿在泳装的衬托下更加迷人，然后往海滩上一站，轻轻一个回头，多有意境啊。这叫：沉鱼与落雁争辉，美女共海天一色。”

“我呸，好景也让你给糟蹋了，这叫：口水共海水横流，饿狼比晚霞更色。”

和新蕾在一起我丝毫不感到拘束，大家象是有一定的默契，无所禁忌的谈话根本不象是才认识两天的朋友。我很兴奋地对新蕾讲：“咱们象是特别投缘，不如你认我大哥吧。”

她将看着茶壶的眼睛转到我脸上，停了几秒钟，笑着说道：“才认识两天请了一顿饭就想做人大哥？太寒酸了吧。”

“这是感情深，兄妹认，怎能用时间和饭局来衡量？你看人家刘备桃园三结义不是刚认识就称兄道弟，用不着大排筵席也照样流芳千古。”我看看招牌，“咱们就来个牛记大排档双结义怎么样？”

“你想占我便宜不是，结义是这样理解的吗？还用个牛来玷污她。”

她死活不肯轻易就范，越发勾起我做她大哥的愿望。

我没有亲生妹妹但经常幻想能有一个，可以有个呵护和关怀的对象。有时候我闭着眼睛想，倘若真有一个妹妹，我就认真地对她讲充满正义哲理的故事，指导她如何读书做人，再挑个时间和她一起玩耍。而她也很有体贴人，清洁做饭让你体味到女性的温存，还能向我倾诉她的心声她的苦恼，我就在旁边耐心地开导她十足长者的风范——就那么回事。这又可称为男人的“大哥情结”吧，其实就是大男人主义的变种，长者地位和尊严的象征，同时还有钢铁柔情的一面。

但要这个妹妹叫声我大哥还真不是件易事，她象在和我捉迷藏使得我数次努力都功败垂成。

今天的饭局我都快失去耐性，懊恼地说，“娶老婆都没那么麻烦，你就依了我吧。”

“老婆娶进门，修行在个人；妹妹认在心，好比淘黄金。要耐性加细心，这么快就泄气了？”

“自从有了做你大哥的冲动，我就象你们女人怀上身孕，一天不把孩子生下来，就一天不得安宁。现在你老赖着不出来，是不是想把我给憋死。”

“我还是黄花闺秀，没体会过那感觉。这样吧，到了那一天我就认了。”还是那幅涎皮赖脸。

我独自在喝茶懒得理她，她笑嘻嘻地看着装在酒店柱子上的电视。

突然她很兴奋地说，“你教会我广州话我就认你大哥，怎么样？”

“没问题没问题，就这么定了。”我象是埋伏了数天刚入伍的八路军突然看到鬼子的出现一样激动，枪一上膛就开火，根本没有考虑任务之复杂艰巨。

“你喝茶叫作雷氧查”我立刻拿起一杯茶身教言传。

“你样差。”

“雷氧查，调子要对，最后是缓音。”

“你——样——差。”

“你吃饭叫雷押反。”

“你——压——粪，你压粪”，她眉开眼笑，“我是不是很有语言天赋。”

“简直是旷世奇才。”我苦笑着说。

经过数天的努力我放弃了继续教蕾白话的决心和信心，不是她不好学也不是她不聪明，而是我没有幼儿园阿姨的那份天生的耐心和毅力。

我也不再提称兄道妹的事情，有些事情火候未到就要采用缓兵之计，心理学上应付女孩子有一个屡试不爽的招术就叫欲擒故纵。这招果然灵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只字未提似乎把这事给忘了，这样她倒来劲了，时不时就提示我这事儿还没完呢，而我总是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其它。最后，在这场斗智斗勇的较量中，她最终是自投罗网而我兵不血刃。

那天是星期天下午，当我在办公室辅导她如何上网时，不知什么话题转到我的宿舍上，她一个劲的说要去看看，我当即予以拒绝。她罗嗦了老半天我还是不理她。

“你怎么没有一点男人风度，拒人千里之外。要是你想去我那儿我可是说走就走。”她发火了。

看她那幅傻样我心一软，“好了，好了，你风度翩翩，你笑迎百客。我向你学习向你致敬，不过你得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她摇摇头，突然高兴地说：“认你做大哥这理由够充分了吧。”

这女人也是，好奇心一来就一个死劲往里钻，八匹大马车也拉不回来。我巧施暗夺劳累了一个月也没把这妹妹要到，可是仅仅为了看看一间破宿舍就高呼大哥，女人心海底针这话实在是无数前辈用数学归纳法推断出来的。

我住在田贝的一栋单身公寓，就为图个清静，省得去挤公司的集体宿舍。

她显然对房间里既无巨幅美女图也无特别凌乱的景象感到有点失望。我虽然生活上不拘小节但基本上能每个月都打扫清理一次，整个房间看起来还算企理，只是太多的书令房间显得有点局促。

“还不错吗，一个人的小天地居然五脏俱全，你哪来这么多书？哇，居然有两大书柜，能看得完吗？”她一边说一边毫不客气地翻起我的书来。

“书不在多，用心则灵。我是专不下心来的，但看到好书就忍不住买，权把数量代替质量安慰自己。你喜欢看什么书？”

“没有特殊喜好，看得很杂，小说看的比较多。”

我从冰箱里拿出两支矿泉水，递了一瓶给她，“没热水凑合着喝。”

她接过水边喝边走到阳台，“想不到连厨具都一应俱全，看样子手艺应该不错，什么时候露一手啊？”

“你怎么象是领导在视察工作。”我打量着她，“完了可别不记得视察的主要任务哦。”

她一晃头想了起来，把瓜子脸装模作样地眯成一个笑佛，“大哥，小妹这厢有礼了。”说着双手握着矿泉水向我行了一个礼。

听得我心里像打开的蜜罐又撒糖——要多甜有多甜，我高兴得见牙不见眼，“小妹乖，大哥也有礼了。”

我马上极尽吹捧溜须之能事，将她吹捧的比天上仙女还完美，说是能有幸作她大哥实在是前世修的福分，以后只要小妹一声令下，大哥的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她听得也是心花怒放，往凳子上一坐翘起了二郎腿，“空头支票不要开

这么多，先想想送个什么礼物给妹妹作纪念吧。”

“没问题，妹子要是看中天上的月亮，大哥就把它撬下来奉上。”

“开电视看看，礼物等我想到了再说。”她俨然一个太后的语气。

“喳”，我把电视开了，“请问还有什么要吩咐？”

电视里正在转播甲 A 的比赛。她看着我墙上迈克吗拉曼在球场上的飒爽英姿的大幅挂像，问我：“你喜欢足球？”

“几乎是我的精神支柱，我爱上她已经十多年了，始终一心不贰。但现在要除去中国足球。”

“我也是个女球迷。”

“真是难得，还应了有其哥必有其妹。”

于是我和她大谈球经，但她对足球的理解非常简单，无非就是对几个帅哥的崇拜，什么巴乔那忧郁的眼神是意大利国家队的灵魂，克林斯曼飘逸的长发是德国队进攻的节奏云云，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听得我不住摇头感叹球风日下，已沦落为女孩子的选美运动。

这一天真是欢哥笑语，我兴奋得难以自己，简直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为我能相认一位如此青春活泼的妹妹雀跃不已。

夜深时候我仍然激动得无法入眠，甚至想到她出嫁的那一天我语重心长的对新郎说：“我就把妹妹托付给你了，你要好好对她一辈子……”至今那虚构的场面我仍然记忆犹新。

第四节

帆似乎还未从阴天里走出来，话音里总是缺少往日的光泽，我决定约她出去散散心。

她说不想走远晚上要和家里人一起吃饭。于是我们就沿着银湖湖畔的小路漫步。

“你应该多运动，特别是户外的”，我对她说，“整天呆在家里会把你闷坏的，而且多在外面活动可以忘却许多烦恼治愈很多伤痛。”

“我挺好的，你觉得我在伤痛吗？”

“那到不是，我总觉得人生苦短应该活得潇洒痛快一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望着远处几个小孩往湖里面扔石块撒水浪，我感慨的说：“光阴似箭啊，转眼我们就错过了那如诗如歌如梦如画的大好年华。”

“你是你，不是我们，不要把我也牵进去，我正享受着‘如诗如歌如梦如画’的好时光呢。”她沉沉的脸上终于有了一点往日调皮的笑容。

“没错，我都老树盘根了，你才含苞待放呢。”我打趣地对她说，帆比我小四岁，正是青春绽放时节，不过也快到花季的更年期了。

我拿起一块小瓦片俯身一个甩手，瓦片在湖中划出一串漂亮的水漂，激起一圈圈的波浪向湖心缓缓移动，很快就是一池皱水的景象。

时光的飞逝不也象这轻动的涟漪一样吗？一切都在悄悄中出现，然后就是悄悄地逝去，没有声音，没有痕迹。

远处的小孩跑过来，对我的手势很感兴趣，叽叽喳喳要我再表演几次，我找了几块碎瓦片正想示范给他们看，却走来一个穿制服的保安，他礼貌地向我解释是不能往湖里扔杂物的，我们只好意兴阑珊放下瓦块，看着小孩子快快的离去。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啥时练的？”帆问到。

“我小时候在一个水库边的乡村长大，那里到处都是水，出去就要经过长长的河堤，对小孩子特别危险，所以父亲很早就教我游泳，他们说仅两岁多一点就有了水性。我们一批小孩就整天和水为伴，几乎各种可以想象得到与水有关的活动我们都玩过。”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真是幸福，特别是男的。”我由衷地说。

小时候的农村生活是如此令人怀念，那里物质极其贫乏但有无限遐想的空间；那里没有电视，天黑了大家就在屋前的大草地上座成一圈聊天，我们就吵着要大人们讲故事，夜晚通常都是伴着故事的情节入梦；那里没有高楼，都是清一色结构的瓦顶矮平房，甚至房里的家具和摆设都几乎一样，我们小孩子在各家各户中自由穿插出入，没有阻隔也没有芥蒂，回家走错门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那里没有游戏机和各式玩具，我们玩耍的都是自制的竹筒枪、水枪、弹弓，还有用细铁丝做成小车状，让车卡住叫“金姑”的飞虫进行百米大赛，几十部昆虫赛车嗡嗡地在晒谷场上飞奔，场面甚是壮观；那里过年没有烟花，我们用旧报纸和削细的竹签做成孔明灯，一小块蜡烛放在里面，点着蜡烛后孔明灯就可以靠热气的浮力慢慢飘向空中，最大的有半米高，数十个闪烁的灯火在夜空中摇曳，将地面映得通红，我们就蹦蹦跳跳拍着手告诉大人自己做的那个飞得最高照得最亮……

我跟她细说童年的各种趣事，她听的津津有味，时而插上两句问个明白。她对我童年有如此多的乐趣甚是羡慕，因为平淡的童年根本没有给她留下很多回味的空间，她自幼生长在陕北一个位于市区边缘的设备厂里，很少看到水，小鸟昆虫等的鲜活东西也不多见，和她一般年纪的邻居小朋友又很少，所以就极少在户外群体玩耍，童真里就缺少了对自然的融合。

就象现代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学生，对自然界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地理和生物学的课本上。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农村呢？”她问到。

“我八岁那年，是打越南的第二年，你知道吗，当时我们那里还驻有一个团力的解放军，我们和解放军打成一片，感情督深，真叫鱼水之情，他们帮我们种菜挑水，打鱼做饭什么都干，但从来不要当地群众的一针一线。那时的解放军才叫人民的解放军，吃的住的都很艰苦，我们的礼堂边有几棵辣椒树，由于食物供应很紧张，他们就很省地采下成熟的辣椒，斋炒成菜，每个解放军仅分得两三个辣椒仔，就这样送一顿饭，现在想来都觉得可怜。和我家关系特别好的陈排长后来就战死在那场战争中。”

我说的很伤感，往事勾起我一段又一段的回忆，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事情象

翻开的画册，一幅幅历历在目，我不停地想不停地说，象是破了底的试管根本无法流量控制。

帆座在一张小石椅上静静地聆听，没有什么表情。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谈话象是公安局里的问审，“从实招来”接着是一个人的长时间发言，“把当时情况讲详细一些”跟着又是一个人的长篇累赘。

自己在堆叠往事，倒把她给撇下了，真是喧宾夺主。

“尽我一个人在瞎编，也说说你的故事吧。”

“我整个童年就没有什么可说的，看你讲的眉飞色舞我都觉得惭愧。”

“你这不是在笑我嘛。要不就说说近期的趣闻？”我想起心蕾，“我最近可认了一个干妹妹，在银行工作，人特别可爱，啥时候让你们也认识认识，说不准还能成为好朋友呢。”

“算了吧，我可没有存款放银行。”她冷漠地说，“怪不得你神采飞扬，原来是有爱情的滋润。”一说到爱，帆的脸上立刻又凝固了一丝忧伤。

“别这么敏感好不好，我只是将她当成小妹妹看待，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我接着问她：“你说男女之间纯洁的友谊能够天长地久吗？”

“什么都在变，哪有什么可以地久天长的。”

今天我主要就是陪她散散心，看她还是冷漠索然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我苦苦地思索能使她高兴起来的话题，但是却找不到路子，哎，“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这句歌词竟是如此写照我的心情。

“你还在想他吗？”，真是那壶子水不开偏提那壶，我莫名其妙问她这个问题实在应该自赏嘴巴。

“不要提他了，都过去的事情。”

从话中看得出她还在耿耿于怀，“不要提他”说明内心到处都是他，只是烦了不想提而已，“都过去的事情”也表示事情正挂着呢，感叹过去而喟叹今昔，这是女性心理学上的反向思维逻辑。常见的例子还有，当女的含情脉脉向男朋友说‘我都是你的人了’的时候，男的应该打住，且慢高兴，她只是想说，我是你的，当然你也就是我的了，以后你就甭想着还是孜然一身逍遥自在，你已经是包围圈的人了，这才是话里的本义。

“有时候多一种经历就多一份成熟，过程的美丽有时候比结果更加迷人，生命中总有太多的不如意，我们没必要看得太重你说对吗？”我安慰她说。

“有些东西说起来很轻巧但实际中却很难释怀，我不象你见过风浪，我的生活圈很小，一点点事情都令我觉得很沧桑。”

“沧桑感也是人生历途中很宝贵的财富啊，为什么我们总是缅怀已经失去的而不是珍惜现在拥有的呢？”不知是何原因，和她说话我总喜欢用“我们”这个词，而且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说出来。

“可我又拥有什么呢？我觉得自己很贫乏。”

我心里暗骂，我对你的一片苦心难道就不值一提？

“你有青春的活力，你有良好的教育，你有安稳的工作，你有富裕的家境，身边还有这么多人关心你，你应该感到很幸福才对啊。”

“物质和精神是两码事，我还是觉得自己空虚。”

“你不是空虚而是太多愁善感了，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想不开，以前你是充满阳光和朝气，每天都是活泼动人的，而他一离开你就空虚了，这是何苦呢？既然对他还很眷恋你就应该去美国，你英文也很好那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她呆呆地望着湖水，好象在思考什么问题，过了半响才说话。

“其实我对他也不是很了解，当初在大学时的恋爱本来就没有什么基础，时间一长也淡薄了，和他分手一点生离死别的味道都没有，甚至还有解脱的感觉，但这段时间象丢了什么似的总不痛快，连我自个儿都觉得奇怪。”

她开始向我袒露心扉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幸福。

“这就叫失恋后遗症，经过它以后就表示你已经长大了，你知道治疗它的灵丹妙药是什么？”我笑眯眯地问她。

“你又开始不正经了，你别说是要我马上再找一个。”她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

我被她说穿，只好又扮起深沉来，“错，那种转移疗法有很多副作用。不适用在帆小姐高贵的身上。”

她扮个鬼脸也装成很严肃地说，“那要用什么疗法啊？咱们的老军医。”

我双手靠背，昂头向天，一本正经地念到：“内气不调，上抑下滞，宜以疏为主，辅以清心静脑之物。”我稍作停顿，“宜用岁月疗法，让时间去冲洗，让淡忘去抚平，让伤口静静地愈合，让伤痛幽幽地消失。”

“精彩精彩，尽显专业的派头，你这演技都可以拿奥斯卡了。”她哈哈大笑，我期望的气氛终于在这湖畔浮了起来。

“可惜今年的没赶上，要不岂容《泰坦尼克号》那艘破船如此横行霸道。”

“这部片也实在是众望所归挂了个满堂红，莱昂列度和温斯莉的倾情演绎的确是太感人了，在电影院看了后我还专门买了张VCD在家里品味了好几回，还觉得不过瘾。”

“要不要去对面租条游船试试跳水的滋味？你是罗斯我演杰克。”

“你臭美！也不……也不到前边的湖面自己照照。”

“好斯文喔，连撒泡尿也不好意思？”我看着她认真地说，“真实的生活本来就是臭中带点美，可你们女孩子就是喜欢脱离现实的东西，太幼稚了。”

“不过说真的，女主角温斯莉凯特在现实中的遭遇还真是挺惨，在《泰坦尼克号》大红大紫的时候，她的未婚夫，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编剧家，就在医院里痛苦地死于骨癌……”

帆本来就是很能说的女孩子，抑结一打开她嘴巴马上就停不下来，很快我就变成她的忠实听众，她从《泰坦尼克号》的花絮说到王靖文的女孩，把一些杂碎的事情都说得璀璨生辉，而我就很写意地坐在石阶上翘耳聆听，角色转换之快连我也想象不到。这也难怪，她压抑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积压这么多的岩浆早就该火山爆发了。她的情感世界也会这样久抑而发吗？这是令我着迷的一个问号。

第五节

心蕾看来对我这大哥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即使是许多无理取闹的要求我也尽量满足她，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象是她保姆而不是大哥。估计蕾是在考验我责任心的忍耐力和承受力，以她善良温柔的性格是不会这样刁难我的，她可能在等待着我的求饶然后再还以本色，这种游戏我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况且体验这种感觉也不错，以后再碰上任性刁蛮的女孩子就知己知彼百毒不侵了。

今天又要我陪她逛街，还说：“开你那辆破车过来。”真是忍字心上一

把刀，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不过我的这辆 YAMAHA125 确实是不太雅观，想当初刚工作时是掏尽腰包才把它骑回来，没想到短短几年就被我折腾得没个人样，一启动就噪音盖天黑烟喷地。这主要是因为开车太狂，到处磕磕碰碰又从来不去保养。虽然外表破旧但好在马力依然，一上路照样风驰电掣。

摩托车实在太危险这是每一个人的经验和感觉，我自认车技出众还是经历过数次惊魂，当经过去年泥岗路上的大难不死的遭遇后我就比较少开它了，只是偶尔图方便赶些事才用上。但自打有一晚送心蕾回家后这车就几乎成为她的专用接送座驾。

“去东门老街，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夏装。”她跳上我的铁骑，用骑师指挥马儿的语气向我说道。

她从来不戴头盔，说会令秀发变形。她英勇过人不怕牺牲于我倒是一好事，无须在尾箱里挤多一个头盔位。通常阿 SIR 只喜欢找司机麻烦，不怎么留意乘客的安全，我很放心地在大街小巷中穿插。

她头发的确很漂亮，乌黑亮丽，又长又软，飘柔广告的那妞我看也不过如此。当红灯停车时我通过倒后镜在细细品味，她四处张望，纤纤发丝也随之晃动，很是潇洒。亮绿灯时我快步起速，但眼睛还是不离镜子里她那迎风起舞的长发，一缕缕轻颤飘逸，很缠绵，很缠绵……

我们在华城前面停下，我还在回味刚才秀发飘散的动人景象。我说，“妹子，你头发真的很好看，我都看傻了。”

“那还用说，”她自豪地甩甩头清理一下头发，在颈后部将发束起，“要喜欢就看它一辈子好了”说完还补充了一句，“不收费。”

我笑笑说，“傻妹，谁能做你夫君真是艳福不浅，什么时候引出未来妹夫让大哥参详参详啊？”

“这么快就想将我批发出去？我不嫁人，在大哥的体贴关怀下我现在幸福着呢，就这样天天缠着你，让你服侍我一辈子。”

女孩子都很幼稚，老是喜欢用‘今生今世’‘一辈子’之类的词，特不现实，根本不把当今信息社会日新月异变换莫测的特性放在眼里。

“你要是出嫁，做大哥的还真是不舍得。不过傻妹，我倒说句实话，整天这样上街下馆的实在是浪费时间啊。你大哥这老古董虽然不值钱，但还想发挥一些余热，为人民做多一些贡献，这倒好，所有的时间都这样给挥霍掉了。别说大哥不提醒，你趁年轻刚最好还是多学些知识，找些正事充实一下，免得以后喷叹虚度青春。”我诚恳地说。

“我就知道你整个工作狂，上班八小时还没高尚够啊？下班了就应该多休息。看你瘦的这样子，那两熊猫眼，目光呆滞，还整天想着电脑。你说，身体都摧残成这样了，还怎么革命？”她很激动地盯着我说，“我这样做实在是做妹妹的看不过眼，拉你出来玩就是让你多放松，整天象压紧的弹簧，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人会很短命的。”

看着她白皙的脸蛋我一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在我眼里不谙世事的小妹妹居然还能如此用心良苦，还被我错想成贪玩任性，真是愧为人兄。

“妹子，难为你这么关心我，有你这样的妹妹大哥此生足已。你说的很对，这些我也都想过，但我们工作的环境和性质和你们不一样，压力很大，新设备新技术不断出现，你不跟上就被淘汰。我身体现在确实比以前差多了，所以我不时强迫自己去运动，也经常提醒自己休息，但是做电脑这行有时候

真的是身不由己。”我也说得很激动，声音在嘈杂的街市都显了出来，令不少路人都侧足而观。

“大哥别说了，咱们象吵架似的，周围的人都看着我们呢，你知道珍惜自己就好了。”

心蕾很令我感动之余，也让我隐隐有些担忧，连逛街玩耍也被她高风亮节地定义成为我着想，那么以后的各种活动我就处于相当被动的境地，她再怎么不对也是对我好。不管是真心诚意或者是别出心裁的安排，我都为她击节叫好，一点破绽也没有。

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暗暗寻忖，现在的女孩子真是不可貌像，她们委实不简单，若用老一套的常理去揣度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失误。表面上她们也许不动声色，甚至有点儿傻，但内心却极其复杂而丰富，男士们若将她们看成仅仅善于认口红记歌星那就太低估对手的智商了。

谈起陪女朋友 SHOPPING 是大多数男同胞们心中永远的苦无尽的痛。除了钱包变轻两手变重外，还要在令人窒息的拥挤中浸泡无数本来属于牌局酒吧哥们的好光阴，实在是苦不堪言。

眼花缭乱的商品和潮水般的人群使人犹如置身在商店和商品以及人流的海洋中，你们驾驭着一叶孤舟航行在这浩瀚的海洋中，女孩子凭借良好的直觉和敏锐的反应就充当了舵手的角色，她方向感特别好，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往前时而后退，总能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找到一个又一个的新大陆；男的依靠出色的体力和坚强的信念不停地划船，他满头大汗两手发麻，但始终一如既往没有丝毫的怨言，他毫不犹豫地听从舵手伟大的指挥，一心一意地划啊划，划啊划。

此情此景让人联想起 RODSTEWARD 嘶哑苍凉的歌声，IAMSAILING，IAMSAILING.....

但以我的亲身经历发现，只要有效去除“这是女人的专利”“仅为红颜欢心”“是被迫的”这些念头，陪女孩子逛街其实可以感受到许多乐趣，而且还能长不少知识，尤其难得的是很多内容是无法在书本上学到。

心蕾今天说要看看夏装，是因为天气开始热了，她想找找夏天穿衣服的感觉而不是真的要买。

女孩子买衣服有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点和男的有所不同。一般男性买东西首先确定目标，跑到大商场的专柜照单收货，整个过程简单快捷。但女的就不同，她们在商场里溜达经常很随意，目的性不强，只是在寻找感觉，当感觉一来就买。当带着要买某类商品的目的去商店时，也不会着急马上就买，而是货比多家找出感觉，最后才果断出手，这过程长短不一，因人因物而异，蕾告诉我她有一条裙是走了五趟才买下来。

“这夏装还有什么可看的，不外乎短衣短裤，这么省的料子还能有什么款式？顶多就是超短裙加露脐装招火一些。”

“无知的人怎样才能少出丑呢？就是少说话，无知的人怎样才能不出丑呢？就是不说话。”她教训起我来，“小妹今天心情好，就给你上它一课好了，衣服不在于贵而在于品味，料子也不在于多少而在于精巧。”说着她藐了我一眼，对我“师傅不吝指教，弟子愿听其详”的虔诚态度表示满意。

“就拿短衬衣来说，根据你手臂和肩部的比例选择袖子的形状，根据颈与头的特点选择衣领的结构，还要根据身材结构和肤色确定衣服的颜色和纹路，别看布料少，体形反而更完整显露出来，所以要更加考究，明白了吗？”

“话是明白了，但意思还是不懂。好比你知道打开电脑在拨号网络里连按几下就可以连上 INTERNET，但却不知怎么上去的和上去干嘛。”

“这么无赖，不懂还要兜圈子领功。举个浅显的例子，你脖子显细长领子就要窄和短，领口也不要开得大，要是女的就要加个坠子装饰，这样才协调。”

她喉结微动，一套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使我如堕五层雾里，我不得不写一个服字。

“我说妹子，你才工作不到一年哪学来这么多高深的学问，莫非在大学时就无心用功整天胡思乱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叫生活，这是美学，你知道什么？常识这么少就只会想电脑，还这么不谦虚。”

“我都五体投地了还不谦虚？只是大哥资质差，和老师水平相隔太远，实在无法瞬间领会。”

“这倒不着急，有机会给你慢慢学。”

心蕾真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女孩，她其实并不刻意追求衣着，穿的都是价廉物美很大众化的普通服装，她说不会将血汗钱扔进昂贵的名牌时装里，但她善于去发现生活，简单的打扮也能透出一股清秀端庄的韵味。

和女孩子在大街上漫步，一边看一边聊，平淡如水的心境，漫不经心地交流，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放松，你从中可以慢慢地咀嚼平静的生活，还能很好地品味到女性天生的那种细腻。

我突然涌现出要和帆一起上街分享这份快乐的念头。

第六节

帆虽然性格也很活泼，但和心蕾的好动相反，她不太乐意到外面去玩，我经常怂恿她出来运动但她总以不会为借口推辞，我隐隐觉得这是她的自尊心作怪，并非是真的不喜欢。

记得第一次约她打网球和羽毛球时她表现得颇兴高采烈，叽叽喳喳还问我要做何准备。

考虑到她是初学我就约了几个水平相当的朋友，我们先示范性打了一会，谁知我们球一打起来就难分难解不知不觉就是一局。当我意识到这点后，她已经很不情愿让我陪她玩，我不断鼓励她，可她仅仅在场上稍做挪移后就回到座上观，说是我们打得好，她先在旁边看着学。此后的再次相邀她就显得兴趣索然了。

帆其实是很要强的，做不上主角就宁愿放弃。当她内心的欲望被真正调动起来后，她就显的很有主见，控制欲也特别强，这和她平时的表现截然不同。这种矛盾的性格让我很困惑，我试图从各个方向去分析却很难得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她很喜欢看小说和电视，特别是煽情造作的言情故事最爱，以至我怀疑她多面的性格是否由此而来，女孩子只要一高兴，就不断将自己融入不同

的小说情节，演绎着不同故事的女主角。她还是个琼瑶迷，这再次验证了琼瑶对青少年尤其是女性的荼毒之深。学生时代我们无不高谈笑傲江湖华山论剑，一有时间就浸泡在金庸古龙为我们编写的文明和历史正义和邪恶的道德经里。当我们为萧峰豪气冲天的断箭自戮而热血沸腾时，无数情窦初开的无知少女却笼罩在凄凄怨怨的靡靡之音里，让琼瑶之流编造的荒谬绝伦的“爱情”故事骗取纯真的眼泪，这实在是一大悲剧。

相约到外面吃饭喝茶她就显得很赏脸，她似乎比较喜欢坐在一起聊天的那种气氛。我曾经和她在在大排档，酒店，茶艺馆，酒吧和的厅这些风格迥异的场合一起聊天，她都表现得相当适应，没有明显对某一地方产生排斥。

我和帆在振华路一家饭馆吃火锅，这里座无虚席热闹非凡，令我吃惊的是居然还有人站着等位，就象是有免费大餐派送一样。

“真是奇怪，那边厮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却依然坐享太平，一幅歌舞升平的大好景象。莫非中国是亚洲经济的世外桃源。”我看着周围说道。

“吃饭也就几个热闹点，很多地方也是很冷清的。”

开酒楼饭馆的一般很讲究风水，一街之隔人气就有天壤之别。田贝三路凤凰路和振华路是我比较习惯去的地方，味道可以也经济实惠。心蕾住在罗芳，我们多在凤凰路上吃饭，和帆的饭局就集中在振华路上，习惯一旦形成也就懒得去尝新。

“不论有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都觉得我国经济有很多隐忧，连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积累了很多泡沫的成分。说垮就垮。”

“垮也垮不到我们头上，管它呢。”

“那倒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这行的危机意识特别强。二十年前小日本凭借家电和汽车打遍天下无敌手，奠定了座二望一的地位。现在老美靠计算机和信息产业一举把所有格局全部打乱，将全球经济气候牢牢控制在手里。”

菜还未上我就先说开了，“我国的位置现在就很尴尬，改革开放二十年靠劳力型工业撑起大片江山，但依赖性很强，这种靠数百万打工仔打工妹血汗创造出来的财富是很虚的。”

“现在深圳不是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吗？”

“凤毛麟角也难成气候，没有自己的技术基础就不能持续发展。现在包括清华和科大这些精英云集的地方都成留美预备学校了，科技人才不断外流，高科技领域差距越拉越大。中国人口不断膨胀，而且人员素质越低的地方问题越严重，庞大的人口包袱不仅不可能解决还越来越沉重。我都怀疑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怎么过，那时就不仅仅是上学难和就业难了。”我不无忧虑地说。

帆看我说的这么激动，斟了两杯茶，拿起杯子笑着向我敬茶。

“好，趁天还没塌下来之前我们先干它一杯！”

我为她逗人的幽默而哑然失笑，我在这种场合说这些话实在是杞人忧天。我将浓茶一饮而尽，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我一说起来就是废话连篇离题千里，收也收不住。”

“哪里哪里，难得你一腔热血忧国忧民。”

看着她浅浅酒窝的笑脸，我整个就高兴起来。

“那是那是，位卑不敢忘国忧啊！”我看着门外煞有介事地说：“窗外树叶响，疑是民众疾苦声。”

“那是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完她笑了起来。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帆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光彩。

吃火锅比普通的饭菜更加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盆热气腾腾的汤料可有效调动了饭桌上每个人的情绪，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我说：“帆，其实你很情绪化，有时候显得反差太大，时而逞强时而自卑；有时候可亲可近，有时候又隔山望月；有时候畅所欲言，有时候又郁郁寡欢；有时候善解人意，有时候又固执己见；有时候落落大方，有时候又拘束不已……”

她打断我，“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人活得就要多姿多彩无须太为难自己，这话可是你说的呀。”

“活得洒脱和变幻莫测的脾气可完全是两码事，怎能混为一谈，你这大小姐的性格不改一改可真让人无所适从。”

“每个人都是有多重性格的，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不一样而已，我觉得现在这样没有什么不好，趁年轻尽情发挥，到老了想任性一点都不容易。”

“这样下去到老了你就成狐狸精了。”

“狐狸精有什么不好，可以呼风唤雨随心所欲。我想做还做不到呢。”

“这你放心，凭你的天生聪颖，即使成不了狐狸精也能混个小妖精小妖怪做做。”我咧咧嘴对她说。

她向我做了一个鬼脸，“变成妖怪第一个把你给吃了。”说着夹了一块涮羊肉，边吃边赞：“味道好极了。”

“整天就知道吃，除了吃你还知道什么？”我奚落她。

“逛街聊天看电视，人生够充实了吧！”她倒洋洋自得。

“别这么俗好不好，你就不能来点高尚？”我想教育教育她。

“我就是个俗人，而且俗得特有水平，当大家都俗不可耐的时候，我已进化到‘俗’能生巧！”她看着我的无奈，很惬意地说：“怎么样，是不是把你那点高尚也给煮‘俗’了。”

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许多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她不高兴时可以几天都一言不发，兴致来时那真是伶牙俐齿一张小嘴很不讨好。和心蕾斗嘴我基本上可以占得上风，但帆的牙力可远比心蕾有劲得多，想要说服她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穷极无聊时，我们就故意找些内容来“开骂”，极尽讽刺挖苦，污蔑诋毁之能事。

记得最长一次电话粥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多，她把电话一挂，但还不服气，隔了几分钟又打过来继续战斗，“刚才是电话给气坏了，咱们继续！”。我困得实在不行了就只好认输求饶。这种“战友”关系也许是我们之间能够长期维系的重要因素，她从温室里长大，早腻了千金小姐那种千篇一律而平淡无奇的“圆舞曲”，有时候来点新鲜刺激的“摇滚乐”当然就很有吸引力。

其实我对婆婆妈妈又长又臭的电话粥是深恶痛绝，之所以和帆能说得那么长完全是个例外，由于平时很少见面，电话就成为为数不多的交流工具。每次听到她的声音我都为之一振，每个星期和她通一次电话已经成为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通话频率如此低的原因主要有两条，首先是她从不主动打给我，偶尔打我手机也是有要事通知之类的情况，每次都是我实在忍无可忍才致电给她，我数次想向她摊牌但最终还是出不了口，一听到她娇滴滴的话音我满腔怨气就咕噜一声全吞到肚子里，这极不平衡的“贸易顺差”使得我不能也不好意思再大规模提高出口量；其次我们的关系一直就停留在不高

不低的水平上，无法更进一步，使得话务量也找不到新的增长点。

我们就这样慢慢侃着侃着，下来居然把一台的食物少个清光，这才发现肚子涨得象吞了个球。

我掏出钱包叫侍应埋单，她竟然拉住我抢着掏钱，“这些日子多亏你不断开导我，让我好不容易才走出低谷，这餐算是我谢你的。”

众所周知，吃饭男士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男的穷得叮当响也该由他来付，无论心有多痛也要显得漫不经心，就象是小菜一碟。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以至当女士掏钱时男的就会感觉到无形的压力。

唉，谁叫你是男人呢？

可是这次我倒是心中窃喜，第一，我这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对她有所感动；第二，我很有理由再找个机会请回她吃饭；第三，这餐火锅还算便宜，她无须什么代价就可体会到做庄的惬意，哈哈，她高兴就是我高兴嘛。

时间还早，正合我意。按我的计划是陪她去逛逛街，用从心蕾那儿学的几招寻寻她的欢心。在餐馆门口当我正要说话时，她的手机响了。她侧着身小声谈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她刚好有点事要先走一步，下次再聚。

我说：“去哪里？我送你去吧。”

她又是那句话，“不用了，很快就到的。”说完拦了一部的士。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她在车里向我挥挥手，“BYE”，一溜烟地跑了。

刚才吃火锅烫烫的心情很快凉了下來，我漠漠地走在大街上。

第七节

我经常将心蕾和帆作比较，两个都是这么活泼可爱，性格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心蕾更加显得“动感”，善解人意，很能体贴和关心别人；帆的魅力在于略显一股傲气的冷艳，她的外观远没有气质使我着迷，但我却说不出到底是哪样具体的细节对我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譬如她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怎么也称不上光彩照人，但于我的感觉却是摄人心魂，韵味无穷。每次和她两眼对望我总是心跳加速，时间稍长我就败下阵来心虚地四处张望。

小巧玲珑的帆简直是个能释放巨大能量电磁铁，可以严重干扰我的整个生物场。她一举一动都能够不可思议地挑起我强烈的征服欲和占有欲，但是一到她面前我总是显都底气不足，连很多基本的勇气都没有，这完全不是我惯有的风格，她身上总象有一股力量在制约着我，我怀疑这是否如命相书里所说的“相克”理论。

我曾经想把对帆的这种困惑告诉心蕾，毕竟同龄女性之间较为相通分析起来更加透彻，但怎么说呢？总不能向她说自己暗恋一个女孩却连怎么下手都不会吧，只好作罢。就学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吧，文火熬汤不怕长，总有水到渠成的时候。

心蕾好象还在尽情享受凭空多了个哥哥的激动，不断拉我出游，玩耍娱乐的花样百出，一时跑去莲花山放风筝，一时跑到水库钓鱼，还山长水远

的跑到南山青青世界打网球，每次都乘兴而去，尽兴而归，我感觉自己象是回到童年，心情越来越年青了。

我们还一起去看甲 A 联赛，虽然我和中国足球的感情在十强赛时已经彻底破裂，但平安队代表的是深圳出赛，再丑再差也还是一家人，心情多少有些眷恋，心蕾又不断的怂恿，于是我就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去体育馆看了两场。

本以为空空荡荡的席位居然还坐了两万多人，这很让我意外。即来之则安之，我很快也投入到现场气氛里，和众球迷一起大喊大叫吹口哨舞人浪骂裁判，我早习惯了这阵势，但心蕾却是第一次现场观看，她深深地被这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气氛所感染。

她注意力主要放在看台上，不时很兴奋地叫我看比场上球员表现更出色的球迷。我告诉她那个人叫小野是球迷协会的会长，足球是他生命的全部，是个令我深表同情的悲剧人物。

随着比赛的深入，她也开始坐不住了，拍掌挥手蹦蹦跳跳，深圳队一进球我们就站起来互相击掌欢呼，场面甚是感人，在震耳欲聋的噪音里我看见她眼角渗透出了激动的泪花。

由于声音比较浑浊，她不断地问我大家在喊什么，我实在没好气向她解释这些不文明的口语，吱唔着蒙她：“白话的‘丢’直译成普通话就是丢，也就是说球踢得实在丢人”。谁知她现炒现卖，马上站起来用不伦不类的调子不断大声喊叫“---丢---”，这么清纯的女孩子竟也如此豪放，令周围的人一片哗然，个个回头相望，眼睛看了她又扫向我，好象在说，女的尚且如此，男的就更加不是好东西，我俩的光辉形象就历史性地被这么多人记下，其中还包括不少小朋友，委实不太光彩。

直到散场她还在延续着刚才的兴奋，“原来现场足球这么好看。”她两眼放光。

我不屑一顾，“你们女人懂什么足球，就爱凑热闹。”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吗，以前看球是有点追星的味道，但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有点入门了，还请大哥多多指教哦。”

“世界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了吗，这可是好机会，以我的经历是，不管白天黑夜，至少要看全部比赛的一半才算沾边。”

一想起世界杯我心中立刻心潮澎湃，是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象世界杯一样令我如痴如醉。

“你喜欢足球有多长历史了？”她开始刨根问底。

“应该是从八二年罗马世界杯开始，那时才读小学，街上彩电也不多几部。好在有一个家境很好也挺好客的同学，他家房子就在学校旁边，那里有大彩电还可以收到香港的电视，我们一伙人整天挤到他家看电视，比如《天蚕变》《霍元甲》等片都是每集必看。同学他爸是个十足的球迷，我们想看武打片他却硬要看世界杯，结果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就迷上了。”

我想起当年背着书包顶起脚尖站在小板凳上看球的情景，“由于受当时解说的影响我们都特别崇拜巴西队，看着苏格拉底和济科等球星座阵的巴西队被意大利的罗西打败后，我们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足球的残酷和魅力。”

我们过了马路，在一间饭店坐下。

心蕾喜欢上的一件事情就全情投入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吃饭的时候她不停地兜着足球转，看她眼神连吃肉丸都象在啃足球。

她不断吵着我讲解有关足球的各类事情，我于是从 5.19 事件讲到傅玉冰的退役，从 86 年巴西法国的世纪大战讲到荷兰人里杰卡尔德的口水之战，还附录了有关足球的重要名词解释，真是无孔不入，阐述的广度和深度比起《足球之夜》张斌黄健祥的旁述也逊色不了多少。

吃完饭她提出再回到体育馆散散步，她最多这些叟主义，我无奈，只好陪着她慢慢地“散步”，步伐一分钟不到二十米，真正是提前过了退休生活，享受了天伦之乐。

我知道她只是意犹未尽，还想在足球上长功夫。

“你知道为什么足球能令全世界都疯狂起来吗？它有什么内在的原因呢？”我问她。

“主要是够刺激，对吗？”

“肤浅，”我轻藐地说，“当今世界是没有英雄，缺少真正偶像的时代，社会不断发展和逐步调和，越来越趋向太平盛世，大型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乱世出英雄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然而人们是要精神寄托的，而且每个人内心深处躁动着一股征服和发泄的欲望，而足球正好满足了大家的愿望，足球这项群体运动很讲究战术和技术，和战争有许多相似之处，不管是打还是看，足球都可以使人有效地得到宣泄，现场尤甚，你可以尽情地汇入进数万人营造的狂热中，出色的球星就成为你心目中可以精神投靠的偶像。足球将会成为一种通用的世界语，它的影响必定远远超出体育运动本身。”

心蕾停下脚步很异样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怪物，“大哥你好能吹啊，还掰得像模像样，我先封你做偶像好了。”

“这不叫吹，大哥看球都有十几年了，心得当然有一些。就象普普通通一项购物，你不也同样说得活灵活现吗。”得到女孩子的夸奖心里自然很受落，我暗想，这点皮毛都大惊小怪，真本事一出你不拜我做祖师爷了吗。

“爱上足球看来还真是个其乐无穷的高尚兴趣。”她自言自语地说。

“有时候一旦爱上，麻烦和苦恼就会接踵而来。”我深沉地说，我又想起了帆，我也曾经和帆一起在这里看了一场球，她看球比较平静，在沸腾的人群里面简直算是个冰点，不管我怎么激发她都仅是淡然一笑。

已经是去年的事了，那时她还未和男朋友分手，但我已经在“享受”着她高兴我就高兴的滋味，只是当时自己没有勇气承认而已。人的感情就是这样连自己都无法理解，无论我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孤月残云的夜晚，帆的影子就会和我的影子交错在一起，那清澈的眼神就会象幽灵般在我脑海荡漾，唉，这就叫如影相随！这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爱！

可是，言爱谈何容易啊！单方面的爱更加是奢侈的超前消费，可以将自己挥霍得只剩下一颗写满“苦”字的心……

“大哥你越说越哲学了，好象在感慨什么似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她看出我的分神，满脸不正经的笑。

我连忙收拾思绪，若无其事地说，“傻妹看你说的，市井草民随便一句话也能哲学？我是在感慨中国的足球。唉，十几年了，我都被它折磨得快残废了。”

“不就没冲进世界杯吗，有这么严重。”

“你不知道我一想起中国的足球就身心俱裂，一讲到中国的足球我就要吐血，它一次又一次地蹂躏我的感情，每次都伤口撒盐雪上加霜，这次十强赛又被它肆意摧残了一翻。”

毋须质疑，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和中国的球迷这样长时间的受苦，大面积的受难相比了。要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能活到现在并当一回中国球迷的话，那么《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肯定要改写，把中国球迷的血泪史添进保尔坎坷的命运里，作品必定更加感人肺腑而催人泪下。

看着体育馆裙楼上镶嵌的平安队徽章，我苦恨交加，厉声骂到，“一想到王俊生马克坚之流我就要骂老天爷怎么如此不长眼偏偏将他们生到中国，还要富寿延年一赖就是十几载。”

“谁是王俊生和马克坚？”她问我，看她也一脸愁云，当是被我感染了。

“你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伟大的，不怕跳悬崖炸地雷的朱总理号召大家下岗再就业，他们就是全中国第一二号热门人选。”我咬牙切齿，眼睛喷火。

“大哥啊，凡事何必如此认真呢？不看中国足球还有国际的可看吗，那可是更高水平。”

我满肚子怨气无处发泄，“看国际赛还不是要受尽讲解韩大嘴的气，污七八糟的，人家高水平的赛事硬是让他给糟蹋了，听得我火冒三丈恨不得砸了电视。”

“讲解说得不好你不听就完了吗，要嫌烦就把音量关掉。”心蕾幽怨地看着我，“大哥，这么执着甚至固执的性格对你很不利啊，足球说白了就是娱乐消遣的份，看得高兴就行，不高兴就拉倒，去看别的，可你却象是血海深仇一般，这不是纯粹和自己过不去吗？烦的是自己，气的是自己这是何苦呢？你应该适度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再犯傻了。”

她的话象冰水一样淋在我身上，我血压瞬时恢复了正常，她说的是对的，都活了二十多年了，还是这么冲动不冷静，一点点的小事都如此激动。

我握着心蕾的手，“大哥有你这小妹真是前世修的福份，有你在旁边指点迷津，大哥以后肯定少犯很多傻事。”

她避开我的眼睛，轻轻地说，“这话说多少遍了，没有一点新意。”

我轻轻放开她的手，继续漫步在大路上，心情特别的舒畅。

“想什么呢？”她问。

我对心蕾说道：“我觉得上天将人分成男女两种真是很奇妙的事情，男的性格卤莽冲动，女的性格温柔含蓄，正是很好的补充。”

我突然发现她神色有点慌张，“小妹你怎么啦？身体不舒服吗？”

“没事没事，可能今天喊得太多有点累了。”她回答得有点匆匆。

远处飘来悠扬动听的歌声，心蕾听得很陶醉也跟着哼了起来。

“你喜欢这首歌吗？”她问。

“歌曲还不错，就是歌名听得别扭。”

“《伤心太平洋》，不是挺还的嘛。”

“什么叫《伤心太平洋》？是指伤心留下的眼泪象太平洋呢？还是伤心得想去跳太平洋？要不就是讽刺环境污染的意思，任贤齐他老人家看见太平洋被糟蹋得一天不如一天就和大自然同病相怜起来，不过最好加个“的”，叫《伤心的太平洋》，这样就连小孩子都明白了，寓教于乐，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

心蕾听了在旁边晃着头笑，“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人家一个那么有意境的歌名就这样被你分解得尸骨无存。”

“这也叫意境，太平洋够大够深沉？那以后的名字岂不是要《情陷百慕

大》或是《心痛阎王星》才能和它比，要这样下去，很快就发展到《你的爱是黑洞》才够味了。”

“你别老爱钻牛角尖，要说点情趣嘛！”

“那《爱情一卡通》够浪漫了吧。”我一想不对，“一卡通不是你们建行发行的，你们的叫什么来着？”

心蕾笑得喘不过气，隔了一会儿，她也装成我的口气对我说道：“我觉得上天将人分成男女两种真是很奇妙的事情，男的天马行空，女的在河边放马，正是很好的补充。”

我问：“既然是天马就是在天上飞，哪有什么河边？”

“真笨，天上不是有银河吗？”

我马上兴奋地说：“对，对，还有牛郎和织女呢。”说完我脑子里还真的是想起那个动人的故事。

远处几条街的路灯静静地亮了，将帜白色的光线洒在每一个路人身上，夜空变得灿烂起来……

第八节

我觉察到帆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好，半年前的那股抑郁早已烟消云散。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我可以给自己更多的理由去想她。

这个周末天气很好，下午我打完球马上就打电话给她。

“天气这么明媚也不出来逛逛？在家干嘛？”

“无聊得很，你有什么好节目吗？”

我大喜，“晚上先出来吃饭，然后再想个地方玩，怎么样？”

“刚好晚上老爷子回来吃饭，很难得的。”她有点失望。

“那就等你吃完饭后我再去接你，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更有情调。”

“你那破口一开情调也会变调。这样吧，我吃完饭后再CALL你。”

天未黑，我已早早来到银湖。

杨柳岸，晓风，落日，风景这边独好。

看着半山腰这片栉比鳞次的别墅区，我徒生几分落寂。深圳高楼大厦豪宅府第无处不在，但是，这诱人的繁华迷人的风景于我却如水中月镜中花般不可触及。

想想就吓出一身冷汗，幼时天真的理想早已随风而去，曾以为现实的憧憬竟也越来越遥远，清高的自勉换不回精神的慰藉，陪伴自己的只剩下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空虚。无情的光阴已送走了二十几个春夏秋冬，可我还多少四季礼物可以相赠呢？

天渐渐黑了，手机象闹钟一样响起来将我从恍惚中惊醒，是帆的，她叫我上去。我说还是你下来吧，我在湖边等。她说她表弟对互联网很有兴趣，非要我上去向他讲解一下。

这令我非常为难，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未进过她家，有几次都是摩托车送她到门口就返回。

说句心里话，她不凡的家境一度给我以沉重的思想负担，象块石头压在心上，令我不能舒展地和她进一步交往。虽然我从未和帆正式恋爱过，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经常是以她男朋友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准男友”心理使我自己经常处于很被动的境地，而且非常压抑难受。

在她家不远处的拐角我放慢了脚步，心中忐忑不安，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呢？我大脑一片混乱，完全理不出一点头绪。我在那高高的围墙和宽大的铁门周围徘徊，老是鼓不起勇气按门铃。远处时隐时现的保安员很机敏地在监视着我，随时准备来个饿虎擒羊将我拿下献功，但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在小范围内来回踏步。

这情景，就象年纪已大自卑感很强的青年男女，实在按捺不住寂寞，跑到婚姻介绍所，却在门口徘徊，自惭形秽而不敢进去。

最后是帆自己走了出来，她看见我的窘态，轻轻一笑，“怎么啦，怕我家里有老虎啊。”说着引我进门。

进了大门，只见延着围墙种着统一的绿色草坪，草坪中有一条用各式碎石铺盖的小路，大院里还梅花间竹般种了许多小树木。房子正门旁边连着是个车库，光线不足看不清什么。

一进大门，电视上才看得见的豪华屹立眼前，明亮的大厅的左边是个抛物线上升的楼梯，右边是会客厅，座着三个人，还有一个保姆在打扫卫生。

我心里盘算着见到她父母的对白，很是紧张，走起路来都小心翼翼，但同时我也提醒自己要尽量自然一些。

我向众人点点头，帆向我逐个介绍，我跟着她的声音和步伐说到：“伯父你好，伯母你好……”，然后我们就坐下。她表弟是个很明快的小伙子，我一坐下他就拿张椅子坐在我旁边。帆坐在我另外一边。

他们似乎不太见外，没怎么客套话，仿佛这里经常有象我这样的人作客，我不断地喝茶，以此来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好在她表弟开门见山三两句就转到我所熟悉的国际互联网上。我问他：“帆就是懂上网的，为什么不让她教？”

原来他不是问我上网的事，他也是懂电脑的，在一个贸易公司里做事，现在他们公司准备要做网络设备的生意，他就想问我产品方面的信息。

我很仔细地告诉他深圳主要的电脑网络供应商的各种资料以及市面上的各主流产品。他听得很认真还拿纸记了下来，并要了我一张名片，说以后有事就找我，我欣然地答应下来。

我没敢去看她家里人的表情，因为我说话时基本上都只看着陈松。她爸和妈坐在平排稍远的地方，好象在谈一个亲戚的问题，没有主动和我说话。

大概过了十分钟，帆看我和她表弟也聊得差不多了，就对她表弟说：“还有什么问题以后可以单独找他聊吧，我们要走了，还有一大帮朋友等着呢。”居然连帆也要蒙家里人一把。

“别玩得太夜了。”我们出到门口时她母亲再次叮嘱。她家里人对她虽然疼爱，但还算开通，一般都不怎么干涉她的生活，有一次我们在的厅颠到凌晨她仅仅打个电话回去稍微解释就可以了。

大门一关，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你怎么回事？如坐针毡似的。”她笑我，“这么紧张干吗？你又不是我男朋友，那模样倒比去外母家还传神。”

她这话令我琢磨了好几天，这是不是一种暗示或提示呢？又不太象。

她说这话时显得那么爽朗而若无其事，就象我做她男朋友的可能性都没有似的。哎，要想看懂帆这本书我还是功力不够。

“我原本就没打算来，是你硬拉的。我对老少一堂的环境确实比较怵，不象年轻人聚在一起可以无所顾忌地闲聊，每句话都要考虑后才能说，还要礼仪得体，真是累。”

“那是你自己多心，我们家人都是很随和的，别看我爸经常出入大场合但一点架子都没有。”她不断地称赞父亲，还将他的创业史娓娓道来，我听着听着越发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是白活了。

我打断她，“真是虎父无犬女啊。”

她谦虚的说：“比起老爸我真是差远了，什么都不会，还整天被你说是个子小脾气大。”

我就斜着眼笑着奚落她，“哎呀，我本来就是说你象只母老虎吗，你倒先乐起来。”

她一看中计，向我瞪了一个白眼。“我是母夜叉，你就是那个小偷时迁，成天贼心贼眼的想害人。”

我们聊着来到湖边的路上。她问，“去哪儿，怎么去？”

摩托车放在不远的亭边，我跑过去开了过来，“先上车，去哪儿你吩咐。”

她拍拍座垫，小心谨慎地上了车。她一贯如此，是称职的清洁标兵。她和我在一起有点像是《射雕英雄传》丐帮里净衣派和污衣派的组合，她能够不嫌弃我这辆破车已经算是给足了面子。

车顺着银湖路上了银湖立交，下去是黄木岗，左边体育馆右边笔架山。帆突然贴近我大声说，“进体育馆。”

帆坐在我后面历来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宁可靠在僵硬的尾箱上也不愿在我身上找个支撑点。这我很能理解，我比较瘦迎风面积很小，车的速度一快就让人觉得摇摇欲坠，缺乏一种可以依靠的安全感，况且象她这样的黄花闺女要有一定的矜持。

有一次在风很大的寒夜里我送她回家，我们都冷得直哆嗦，下车后我看她的脸都被冻得呈紫色了，我就笑她：“大红大紫的过足了明星瘾是不是？难道我身上有毒啊？冻成这样也不靠过来共享共享热量。”她被我说的很不好意思，但还要反唇相讥，“本姑娘玉体香肌怕你受不起，稍微碰一下你可能就要晕倒，车子摔了可是我倒霉。”

这一点心蕾就比她奔放得多，第一次座我的车就依偎在我身上，她两只手扶住我双肩，很巧妙地利用肘部将敏感地方隔开。有时风太大她就把头侧着紧紧地贴在我背上，动来动去弄得我痒痒的浑身不自在。

我在体育馆门口停下问道：“今天到体育馆有什么雅兴啊？”

“听说芝加哥的厅旁有个叫什么琦琦清吧的，去座座。”

她一说我就知道了。芝加哥是家挺有人气的 DISCO，由于座落在体育馆内，还能经常看到平安队球员的身影，我就曾经在那儿见到江洪等人在喝闷酒。接邻芝加哥的地方最近开了间叫琦琦的清吧，我没去过，但听说是间西餐风格的酒吧，比较清静。

进去后发现地方不大，也就十来张台的规模，光线昏暗，有几部电视在放着悠扬的 MTV，虽然是周末但人也不多，估计是时间还早的缘故。

我们在一个靠边的角落里坐下，年轻漂亮的服务小姐为我们点上了蜡

烛，她穿得很别致，头上还戴着动物图案的空心帽。

她要了一瓶太阳，我要了支喜力。

咽喉一沾水份声音就开始蒸发。

我说：“还不错，充溢着小资产阶级的气氛和情调。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在BBS上看的，他们说这里挺别致的。”

“你经常上BBS吗？这好象不是你的爱好。”我知道帆对计算机没有多大好感，电脑知识也是平平，听她说一般在家里都不上网只是偶尔在单位玩玩，也主要是收发电子邮件看看新闻之类的，对于专线上网的工作环境实在有点浪费。

“有时无聊就上去看看，也不多。”她将近期在网上的新发现告诉我，说一网情深BBS有一个心星物语的版很有趣，问我是否认识这版的版主，她觉得这人的星座分析很准。

我立刻陷入沉思，心理学上所说，当女性无缘无故对宗教和星座等宿命论的东西发生兴趣时，她一定面临生命中的重大选择。这个时候她能有什么事情呢？我很奇怪。

“怎么不说话了？”她对我的沉默表示不解。

我大脑马上清理现场，匆匆地说“我在想，虽说住在山上的豪宅里，但你上班可不怎么方便，不会是天天都由你父亲接送吧。”

“确实比较麻烦，那地方太偏僻，没什么公交车到那儿，从家里走到车站都要超过五分钟，我极少坐我爸的车，现在比较常坐中巴。”她跟着问我，“怎么刚才你不把摩托车开上去？”

“我这身土样已经够寒碜的了，那辆破车哪还好意思去丢人现眼？”我呐呐地说。

“穷酸，还死要面子。”她盯了我一眼，“我家看起来还行吧？”

“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反差太大。”

“你这人怎么就说不出一句人话？”她又盯了我一眼。

“富贵逼人啊。”我感叹地说，“说真的，在你家里我特别自卑，简直比三无人员还要贫。”

“你认为金钱真的是那么重要吗？”她漫不经心地问。

帆是个没有什么铜臭味的女孩，她的环境一直都比较优越，以至她对社会和生活不能有一个清晰和完整的概念。在她眼里，也许《罗马假日》中赫本的经历来得更实在一些。也正是她这种乌托邦式的理念才使我有点儿自信不会过于自卑，在“门不当户不对”的非平衡中找到自我安慰的平衡。

“金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你自幼就处尊养优惯了才问出这样的傻话。古人言有钱能使鬼推磨，现代最新的理论是，金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帆诧异地看着我，象不认识我一样，“今天你怎么啦？好象变了一个人似的，我可记得你的座右铭是‘人在名利行走，心在乡村听雨’，那股洒脱和豪气去哪儿了？”

我无奈的底下了头，猛喝了一大口啤酒。

我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父母上山下乡饱尝苦难，他们这批知识分子的一切都给那人类史上最不文化的革命给革掉了，落魄的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但却教会了我人生的哲理和做人的准则，这于我是最大的财富。我一直都很淡泊名利，但是在现实社会的冲击下，自以为清高的菱角已被打

磨殆尽，思维和生活方式被日趋同化。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变成金钱房子的俘虏。我经常扪心自问，我到底在追逐什么？可笑的是自己深陷这股庸俗的浊气里却是颗粒无收，金钱和情操两空，我深深为自己感到悲哀。

“帆，其实我很虚伪，也很虚荣，我自诩高尚，但世俗的影响更大。”

“我怎么觉得象是在上思想道德政治课？”她看我得如此认真，调笑地说。

我定下神来，也为自己的认真感到奇怪。每次和帆一起，仿佛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我，使我情不自禁地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就象暗房里的一撮撮底片不断地曝光，可是每张图片一旦显影又是那么暗淡苍白而无力。

帆似乎看出我的心事重重，她幽默风趣地说了许多话，我迎合地陪着说笑，但心里象缺少点什么似的总提不起兴奋来，直到我送她回家后这种感觉依然持续。

我觉得自己有点失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无法入眠。

第九节

我和心蕾在经过几个月的一波“大行情”后开始走缓，毕竟各有各的工作和生活，我很感激她给我带来的关心和快乐，她的出现无疑是我平淡的生活中的一个亮点。当然，我也送去了不少温暖和方便，有点遗憾的是她对上网也不太热衷，我煞费心思讲解网上的各种好处，还不辞劳苦跑去向她演示 ICQ 和 IPHONE 等应用，可她却说“有事一个电话不就完了，何苦去开电脑？”最后算是对我辛勤劳动的报答，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说非常高兴学会了上网，感谢我的教育有方，并说要继续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每个月都要上一次网，信里最后恳切地说道：“虽然我们经常见面，电话联系也很方便，但我想以后我还会给你寄电子邮件，大哥教导的东西我一定不会让它渐渐地忘掉。”

行情的疲软还源于世界杯的烽烟，法兰西一个月的战火将我烧昏了头，白天上班两眼一黑就魂游四海，一到深夜就双目发光想入非非，比夜猫的状态还要好。心蕾也曾想跟着我疯一回，感受一下真球迷的滋味，但压根入不了流，我们一帮铁杆球迷在酒吧里包了个房看通宵，心蕾和另外一个哥们的女朋友硬要过来，结果当早上五点多我们尽兴而归时，才发现两个女同胞已在隔壁的空房里呼呼大睡。

这期间心蕾依然努力了好几次，但最终还是发现与足球很有一定距离，不可能像我一样痴迷地和足球共演《今世未了情》。这时她的酸葡萄心理就来了，成天用诸多理由劝我不要看通宵，我被她罗嗦得烦了，一个电话过去：“干干净净地把我忘了，就当大哥出差或是给蒸发掉了，好不好？就这个月。”然后我再也懒得理她，手提电话是全天候关机，对 CALL 机也置若罔闻，每天的唯一正事就是看球。不知是突然变得通情达理还是赌气，后来的几周她果真没有任何骚扰。

世界杯终于功德圆满地结束了，我心中的梦之队巴西没能笑到最后，

在决赛中以 0-3 惨败在法国之脚，这令我难过了好些日子，足球总是这样让我欢喜让我忧。

好歹也算告一段落，我这才发现自己只有一个残字可以形容。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公司这时候却要我赶一本技术手册，撑着的一口气缓都缓不下来，这项苦差使又无情地剥削了我一个月的好时光，为了赶任务，我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晚上十一点以后，连周末也不放过。

这大大延长了因为世界杯我和帆以及心蕾的“小别”，没法子，只好到时候再说。

事实上大家都不好过，厄尔尼诺的影响肆虐全球，中国也不例外，一浪高一浪的洪峰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华中平原的两条堤坝上，抗洪成为百姓最关注的话题。于是乎全国人民不再高歌黄河大合唱，而是默默地暗诵长江我为你哭泣。

滔滔洪水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在捐钱捐物的同时人们也抑动着一丝烦躁，自然界的报复使人们在憧憬未来的时候也充满了困惑和恐惧，人类到底走向何方？

社会学家将之称为世纪末心态。这个时候连电脑都有脾气，因为年份少了两个数字就多了一个千年虫问题，被现代科技熏得飘飘然的人们也不得不搅尽脑汁去做这简单的加法运算。

心蕾显然也承接了洪水汹涌之势，她电话里的那姿势看来是非要把我扁个体无完肤，我反复解释也无济于事。

“……就是跳楼也能听到个死讯，一个多月连个招呼也不打，太不象话了，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小妹了，当初还信誓旦旦……”

“你说的对，都是大哥该死，我立刻照你的吩咐办，马上就去跳楼，好不好？这里才五楼，跳下去要是听不到死讯你到医院去看看我，行不行？”

“你少给我来这套，把问题说清楚。”

“哎呀我的好妹妹，我说多少遍了，我真的是太忙了，你看初稿还没出来，我就打算找你了，谁知给你抢了头功，我不骗你，我真的正准备向你请罪，连话都想好了，你就正好打过来。”

半个小时的电话，我痛心疾首悔不当初，对自己的丑行毫不客气地反省，说着说着我觉得自己简直比这几天拿条不太干净的裙子频频露面的那个莱温斯基还要无耻。

最后她还是消了气，用老师安抚学生的语气说：“知道错就好，也没那么严重。但这么长时间也该有个问候嘛，要不然妹妹被人拐走了都不知道，你说是不是？……”

我暗想，忙起来有时候数月都不去问候老爸老妈，你这做妹妹的也太计较了。*

不过女孩子的天是明亮的天，象深圳一样属于典型的海洋气候，说变就变，而且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二天的电话里，昨晚“气得剩下不到半条命”的她又变成了快乐的百灵鸟，她像长江洪水般滔滔不绝，把这一个多月她身边的新闻旧闻说了个彩，既是《新闻 30 分》又是《焦点访谈》还兼有《实话实说》，真是龙飞凤舞百川归海，中央台未能请她去做号外编辑实在是个损失。

我边聆听边校对手中的一叠资料，时不时插句“哦”“啊”“哟”之类的感叹词，几十页的文稿核对完毕，她决堤的口还没堵住。她说得如此丰富

多采而深有内涵，以至我虚不受补，大部分内容未经消化就已排出体外，只是隐约知道她们建设银行要实施什么站立微笑服务，窗口的人都要站着向客户服务。我想有竞争就是不同，哪天说不准我就要站在天桥底下，像贩卖盗版光碟一样见人就吆喝：“上网，要不要？”

我们约好了这个星期天一起吃饭，当她见到我时那惊讶的表情比稍后饭桌上那条凸起双眼的清蒸鲈鱼还要夸张。

“我的天啊，你这皮包骨的居然还能往下瘦？才一个多月就变成这模样，真是不可思议。”

她说我象是非洲的难民，上饭后她不停地往我碗里添菜，还念念有词，“多吃点，多吃点……”

她看着我叹息：“唉，你这样下去不行的，身体才是本钱，多活几年不就多看几回世界杯吗？工作上的事情永远也做不完，适可而止就行了。”

她的话听得我心里暖洋洋，我笑着对她说：“妹子你不用担心，吾貌虽瘦但从无大碍，我属于干练的那种类型，注定是要肥天下人的。”

“你这模样不羞死天下人就算好了。和你说真的，以后不要再加班了，外面兼职的那些活也别干了，好好休息，养好身体。”

“其实公司里的同事个个都比我忙，没办法，有时工作实在是多。我已经算是很偷懒了，还经常迟到。”

“你蒙谁啊？你公司是集中营？单位里忙的忙死闲的闲死，哪儿都一样。你关键是要把心放下来，事情应付着办别太出格就行了，谁也不能责怪你。”

“听从小妹吩咐，好好休息重新做人，这段时间我确实也觉得累了，等我把手头的任务一交差，我就回老家大修，我积累了不少公休假呢。”

“在家里休息就更好，没有什么干扰。哎，你也实在需要个人照顾一下了。”

我和心蕾都象是这都市里的过客，虽然我有几个亲戚在深圳，但自己却时时有一钟彷徨和流离的感觉，而她只身一个女孩子在深圳闯生活就更加不容易，没有家人的关怀照顾，朋友也不多，很多事情都是无依无靠。我们在一起能感受到很内在的温暖，有点像漂泊在大海中央孤岛的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依为命。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和心蕾虽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我们一见如故，有亲兄妹

般的信任和默契，这绝对是一种难得的缘分。

我看着她，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激，“小妹，有你这么关心体贴已经足够了，我真是太幸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谁要你感谢，假惺惺的，这么长时间杳无音讯把人都快急死了。”

“傻妹子，大哥以后事无大小都准时向你汇报，好不好。”但我一想不对，“可你宿舍连电话都没有啊，总不能老是呼你，让小妹大人成天在晚上跑到小卖部去工作吧。”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申请电话，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好不容易吃完了饭，心蕾象是自动化灌溉机一样，只要我盛菜的碗容积少于一半她马上就往里添加，并不断地督促我吃，硬是把三菜一汤填进我空间极其有限的肠胃里。

我撑得几乎不能动弹，典着肚子走在路上很不好受。

“多走走可以帮助消化。”她笑我，“不就吃多了一点点嘛，走起路来比

孕妇还要逼真。”

我们走着走着她提议道：“不如我们到南国瞧瞧有什么新电影。”

“我还真是好长时间没有在电影院看过电影了，记得上一次是在元旦和同事一起跑到红叶去看冯小刚的《甲方乙方》，还挺逗的，把北京人的痞子性表现得活灵活现。”

“我也看了，还是首影式，葛优和徐帆也跑来助威，场面十分火爆。”

南国影院是深圳较大规模综合电影院，它坐落在繁华的商业中心区，里面有动感影院、游戏中心、餐厅、购物商场等许多内容，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娱乐场所，而且每当夜幕降临就会有无数的妙龄女郎在此周围游弋，向有需要的顾客提供热情周到的全方位纵深服务，这一大特色使南国一度成为深圳无烟行业的代名词。

今晚放的是动画片《花木兰》，但我们去的时候很不巧刚开始 10 分钟，下一场要到九点半才开播，我有点累提议下次再看，她说：“也行，看你这么疲惫也该早点回去休息。”于是我们就顺着大路往前走。

刚走了几十米我就被一个小女孩抱住大腿，我一看立刻意识到已经进入“卖花姑娘”的地盘，我心中暗暗叫苦，慌忙递给她十元钱拿了一支玫瑰就想溜，但已经迟了，十余个六七岁上下的小女孩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向我合拢，打发完一个另一个立刻补上，她们个个训练有素，两只手象蟒蛇一样缠住我的腿，身体和头部就顺势贴在上面，口中念念有词：“大叔你行行好吧，买支花送给女朋友，买一支吧，买一支吧……”心蕾吃惊地站在旁边，睁着大眼睛象看电影般看着我们。

我今天吃得太多行动不很灵活，稍一分析敌我力量的形势对比，我就知道要突围有相当的难度，我于是大喊：“你们都一起过来！”她们哗哗哗一涌而上，我说：“我也不要你们的花了，我每人给 2 元你们就走开别烦我了。”她们互相看了看，居然嫌少不收我的钱，最后是给了 30 元她们才得以脱身。

我对心蕾笑道：“干这行也挺不错的，抱抱腿演演戏就有钱收。”

“这都是黑心的大人在背后指使的，这么小的女孩子哪有这胆量。”

“她总不会是有人指使吧。”我轻指路旁一个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你们女的真有先天优势，啥活不用干也能赚大钱。”

“你少恶心！这还不是你们男人品德败坏造成的。”

我心想明明是这些好逸恶劳不务正业的女人在引诱社会堕落，怎么将帐算到我们男人头上来了，这简直是强词夺理。没有商品哪来的市场？没有罍？？海洛因哪能有人吸毒？要是个个女人都自爱检点，男人哪有可乘之机？女人对男人都爱用这种强盗逻辑，我们男人肚里能撑船也就不跟她们计较了。

“那倒也是，男人辛辛苦苦干活还要贴钱，不仅坏得不行还真是傻得可以。”

心蕾狠狠白了我一眼，“你那臭嘴真要用杀虫水消毒一下，整天不干不净的。”

“这是个好建议，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嘴巴不消毒消毒还真是祸害无穷。”

心蕾叹息道：“都说男人是感情迟钝色性灵敏的动物，这话真是不假。”

我暗自寻忖，女人难道就是感情可以当饭吃的色盲？

第十节

我有一个多月没怎么和帆联系过了，期间好象只通过一次电话，我很担心这块土壤也像长江流域般“水土流失”。当我精神稍有恢复我就决定邀她出来见见面。

我约她到华强北的“春满园”喝早茶，我想好了一大通婉转动听的词藻，准备向她解释前段时间由于世界杯和工作太忙才没能经常和她联系。但很令我失望，她来到一坐下就大谈广东人喝早茶的饮食文化，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对我们将近两个月的没有见面毫不在意，这令我非常懊恼。

我很难想象为什么她老是对我如此不温不火。我一边喝茶一边在寻思，帆为何对我的“别有用心”总是没有感觉，我这么长时间的热血深情怎么总是石牛沉海。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确非常合拍，每次和我在一起她都显得欢歌笑语乐不可支，她对我有一定的好感肯定的，可却为什么总是跨不进那微妙的门槛呢？

我开始怀疑我的用心良苦是否存在策略性的失误，彼此好感——相处愉快——日久生情——两情相悦——堕入爱河这种传统的渐进模式是否适用于我们呢？我羡慕起那些一见钟情然后就疯狂去爱的痴男怨女来，比起他们自己无疑就是一个爱的逃兵，懦弱而胆小，整天困在自己围就的隔离带中。

初识帆时，自己基于道义没有去当“第三者”，当然自己也实在比不过第二者；后来当她和男朋友分手时，我又不屑于乘人之危，将自己的那份感情深深埋藏。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半年，自己仍然含糊得一塌糊涂，每次都漫无边际不着主题，帆的无动于衷就情有可言了。

现在连放个屁都说要加快进度节约成本，我怎么能够还象糜烂的国营单位一样慢条斯理呢？在洗手间里，我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不行，再这样等下去彗星都撞地球了。”

我必须采取果断而有效的行动阻止事态继续这样无休止地蔓延下去，我心中迅速草拟了一份大纲。

我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由于和帆的交流主要以聊天为主，那么就要有意识地将话题往“情”里推，在情感物语里我就可以“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她的爱慕之情，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表达爱意，一到时机成熟就大胆示爱。这种循序渐进能够和以前的交往“无缝”地连接在一起，不显唐突也顺理成章。

“今天你怎么看起来有点心事重重？”她问。

“是有点，这段时间老是觉得很烦。”我计划当她一问原因时就把话题它引向我那痴痴的情。

“我也有点，好东西没有，到处都是天灾人祸的消息，一开电视就是抗洪，已经两个月了还在严防死守。中国真是多灾多难。”

见鬼，这洪水之可恶，居然连我的好事都冲走了。没法子，只好等它退了再说。

“这是大自然的惩罚，也算是给中国的生态破坏敲一个警钟。”我说。

“深圳的环境意识似乎好一些，上星期我到广州真是喘不过气的感觉。”

“前景也不容乐观，近期在深圳大街上走感觉就象是给拔了毛。”

她问：“什么意思？”

“你没见着好多道路都在拓宽，两旁生长了十几年的大树全都被连根拔起，原来绿荫葱葱的道路变成了无遮无掩的光秃秃。”

“我在报上也看到关于这些讨论，但无论如何目前深圳的绿化还算是比较好的。繁华的市区内还有好几个公园。”

“这些城市公园看起来还是局限。深圳就仙湖和青青世界比较宜人。”我反应还算快，说完这话立刻想到向她发出邀请，“现在秋高气爽正是郊游的好天气，我们就去转转怎么样？”

“我今天可是打算去买对鞋子，我的鞋昨天被蹭了一下都快掉跟了。要不下星期去吧。”她刚说完马上又想起下个周末她们单位有活动，于是我们决定再下个周末去仙湖植物园“踏青。”

“我陪你去买鞋子吧，反正今天没事。”我果断地说，印象中我还没有正式陪过她上街购物。

“有人帮忙提鞋子当然好了。这里离女人世界不是很远，我们走过去吧。”她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们走出酒楼时，一阵晨风将我吹得有点儿寒意，我深吸了一口气搓了搓手掌。

“好象今天比昨天凉了一点。”

“谁让你这么好汉才穿一件短衬衫。哇，看你好象瘦了好多啊，你真要注意注意自己身体了。”她看着我瘦削的身躯说。

我听得有点失落，喝茶聊天这么长时间她都没发现我的憔悴，看来她真的是没将我放在心上。

我叹息到：“风吹骤，人空瘦，为伊憔悴心伤透！”

“哎呀，还挺文绉绉的哟。在为哪个女孩子伤心啊？”她笑着问我。

“不就是你嘛。”话一出口我就后悔浪费了一个机会，这话说得太随便了没有什么可信度。

“得了吧你。什么时候带上你的心上人让我观摩观摩啊？”

我一个深呼吸后对着她字正腔圆地说道：“我心仪已久的人就在旁边，你不知道我暗恋你已经很长时间了吗？”

但遗憾的是自己这张不太严肃的脸，在这关键时刻居然还浮出不太正经的笑，硬是把嘴巴出来的动人篇章给笑掉了，使得我豁出去的那份勇敢壮烈牺牲。我真想马上在这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脸上狠抽几个耳光，然后大骂一声：“你这不要脸的。”

我暗下决心回到宿舍要对着镜子狂练一翻 COOL 的表情！

“你少跟我卖嘴皮。诶，你经常上网，对网上的情缘怎么看？”

“那玩意能当真吗？毫无现实生活基础的‘网情’只能当游戏一般消遣。”

“你这也太绝对了吧，通过网络联系只是扩大普通人的社交圈子，有缘分的话可以在真实的生活中检验嘛，我认为真正的爱情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续写。”

远处路边草坪上坐着一个打工妹模样的年轻女子，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男子斜躺在她怀里，看样子正在享受阳光和爱的沐浴，但广庭大众之下显得很很雅观。我笑着问她：“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呢？草坪那对多缠绵啊，那

叫真正的爱情吗？”

她瞟了我一眼，“你不会是看不起人家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追求，说不定人家活得比你痛快多了。”

“你简直说得我无地自容，其实我只是对现代的爱情很感困惑。”我决定三不离情五不离爱。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互相尊重就行了，打工仔打工妹的爱和国家领导人的爱在本质上也许就没有什么不同。”

“某些范围也许一样，可是内涵就差远了，打工仔打工妹那种属原始本能的爱，就象他们的工作一样可叫‘劳动密集型’，都市里工薪一族的‘知识密集型’靠志趣相投和风度魅力来彼此吸引，到了‘资本密集型’就可以很惬意地营造气氛来尽情享受人生了。”

“他们在草坪上正舒服地日光浴，难道就不是尽情地享受人生吗？”

“怎能只看表象呢？衣，他们根本不知什么是时尚什么叫时装；食，也就仅仅能够填饱肚子，哪知道宾馆里还有这么多飞禽走兽生猛海鲜可以进口；住，他们是十几人挤在猪棚一般的宿舍里，转个身放个屁都互相影响；行，他们远走他乡连回家都不容易，每个月那点人工连坐公共汽车都要省着花。他们可怜得就只剩下生存权了，所谓的爱所谓的婚姻就只是为了生命延续繁殖后代，这种爱情我只能表示同情。现在的社会是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越拉越巨大，这已经将人们的爱情观统一成越来越简单的模式，象《非常男女》能够大行其道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嘲讽。”

看她凝重的表情，我知道她美丽的心境已经被放飞了。好久没有和帆这样“谈情说爱”了，可惜的是没能按自己预订的方向步进浪漫的圈子。于是我换成轻松的语气：“咱们都是有点文化的人，可以归入‘知识密集型’的爱了吧。”我这话问得很有技巧，看她怎么上钩。

“你应该归入‘无赖密集型’，劳动不了，知识乱搞，资本太少。”一招无影腿就将我踢得狗血淋头。

华强北原来只是一片厂房工业区，八十年代深圳的一批电子产业就在这里冒起，“华强”“京华”等都曾经是响彻全国的名牌，后来在转型期没把握好就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现在都萎靡不振。九十年代中由于“万佳百货”在这里的进驻将整片地区带活，这里已经成为继东门和国贸之外又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女人世界”“男人世界”等一大批有趣的名字和巨幅的广告招牌成为深圳一道别致的风景线。现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厂房都腾空用来出租做商场写字楼，高昂的租金收入令原先制造业的微薄利润相形见拙，于是再次出现了仅靠收取租金就可发大财的神话。

帆挑鞋子也相当苛刻，在我看来外观几乎都一样的款式她就是能分出个仔细。最后她终于在一间专卖店里相中一对黑色中跟的皮鞋，标价760元成交250元，她杀价水平相当高，才几句话工夫就拿下了。

“你真能砍价，要是我，即使和店主吵半天也不可能砍得如此低。”

她得意地说：“今天已经是很随便的了，要和我那帮女同事一起，那才叫杀得天昏地暗，她们还总结出一套理论呢。”

我兴趣很浓，连忙问道：“能不能透露点天机？”

“要交学费的哟。”她卖个关子，“有种方法叫声东击西，看中了先别忙着杀价，装作对其它的感兴趣，然后有意无意地问及自己真正想买的东西，以可买可不买的口气来杀价，往往十分奏效……”

女孩子逛街是天性，杀价是本能，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女性之所以对杀价有天生的钟爱，其实并不在于杀价本身。一些几块钱的东西都要讲价，但是一年穿不了几次价值成百上千元的衣服也许衣柜里就放着好多件，可见“勤俭节约”的理由并不充分。女性是在讨价还价中得到一种乐趣，她们通过成功的砍价可以体会到强烈的自我满足感，而不是特别在乎那点差价。

我感触地说：“女人真是一种奇怪令人难于揣摩的动物。”

她轻蔑地回答：“当然没有你们男人象北方的狼那么简单。”

第十一节

心蕾果然在几天内就安装好了电话，她经常心血来潮但通常都能付之实际。心蕾对新生事物的钟爱和迷恋比起发明家也过之而无不及，刚一装上她就疯狂地将电话烧了起来。这也难怪，新添的东西人们总喜欢先热它一热，这和 Hi-Fi 发烧友买了新功放后要长时间地连续“煲”机才得真味是一个道理。

说起 Hi-Fi 我就曾经是个地道的 Hi-Fi 发烧友，大学期间在她上面浪费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当时我在宿舍里自制了一套 3 C 系统，床上吊着两对中高音喇叭，床底有一个两级倒相的重低音，足有一百多斤重，是用厚厚的床板贴上吸音棉做的，自制的场效应超甲类功放配一个巨型环牛。这套“土炮”当时就是我的全部，每天不在她身上折腾一翻就不能入睡。

音响发烧友都有不同程度的走火入魔，小至一根线一个插座一个平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的细节都能使人如痴如醉。一旦“发烧”，大脑就被各种器件填满，全副身心放在音响的效果上，甚至连音乐本身都不在乎，两耳就象音频分析器，什么松香味金属感悬乎得一塌糊涂。

这情形和热恋中的男女极其相似，脑子里屏蔽掉除爱人以外的所有内容，对方的一颦一笑都魅力无穷引力无限，这时候任何障碍也阻挡不了她们的勇往直前，“情人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呢？我想这是科学家们在核能之后亟需研究的课题，你想想，不过是大脑接受了一点点某种刺激，血液里多了一点点某种激素，就能产生令人难于置信的威力，如果能把它有效利用将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啊！

工作几年，高烧早就退了，客观地说深圳也没有可烧的氛围，只记得刚到深圳时图书馆每周举办一次怡宝音乐沙龙，开始还有点气氛，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我还是留下一点后遗症，特别喜欢听各种有效果的音乐，KENNYG 喜多郎等都是百听不厌。我习惯了每天晚上睡觉前听一段曲子。

心蕾的“电话烧”一下就把我的这习惯给冲掉了。每天她一回到宿舍就拿起电话不停的打，除了她同事我就是最深重的受害者。她的电话渊远流长，可以把漫漫长夜消灭于无形，这种本事实实在令人钦佩。但对我可不是件好事，我期望她的“阵烧”能很快消退。

然而事情总是有点不如人愿，在她电话里我简直找不到休止符，有时候在卿卿我我的闲谈中我仿佛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我收到她很不起眼的一

件礼物时，这种疑心加重了。

这天我和她在打网球，喝水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一件事，从袋子里取出一个小盒子。

“送给你的。”

“什么东西？”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是条领带，今天早上上街时买的。”她说得很不在意。

“小妹发财啦？什么好事让你如此破费？”

“怎么没点礼貌，多谢都没一句。平时看你穿西装从来都不打汰，一点严肃都没有，今天无意看见这条领带纹理还挺好看的就买下了。”

轻飘飘的领带此时在我眼里却有沉甸甸的量感。我们认识以来也互赠过一些礼物，但都没有可以引申的含义，但领带不同。女性在潜意识里，对她喜欢上的男人有强烈的控制欲望，这种控制意识在很多时候都会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送礼也不例外。心理学言，当女性送领带皮带之类的礼物给你时，无疑就是对你有了控制和约束的意识，是喜欢上你的一种信号。

难道心蕾喜欢上我了？我心里出现这个有点怪味的问题。

男女有别，在恋爱的道路上，大都是男的首先发起进攻提前上路，这时候女的处于守势和被动的地位，走到一定的距离才步入郎有情妾有意并且粘合在一起的同步状态，这是最普遍的旅程。当然这种角色有时候也会发生互换，但是比率极少，倘若是“现代爱情故事”，这情形要不是女的看中男大款就是女大款看中英俊潇洒的猛男。

我一穷二白，形如枯木，即使不是“牛粪”也要归入“烂泥”的行列，心蕾要看上我怎么也说不过去。倒是我迷上这朵“鲜花”才合情合理。

莫非心蕾以为我一直在喜欢她，将我认她作妹妹看成是追求她的幌子？我可不是尹相杰，这厮那对色迷迷的小眼睛一看就不怀好意，“……妹妹你坐船头哦噢噢，哥哥我岸上走……”，调子一出就知道这家伙想把人家女孩子拉下水。

说句实话，我们彼此的关系可用纯净来形容。从一开始她那清纯的形象就给我很亲近的感觉，但没有一点爱的种子，到后来认了她作妹妹也是我们也是相敬如宾，即是好兄妹又是好朋友。

越想越不可能，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不想那么早拍拖，她们银行的一个科长老对她眉来眼去她也毫不理会，还有一次我对她说：“小妹，你还是看准了找个归宿吧，女大当嫁嘛。”她不屑地说：“我可不想这么早做家庭主妇，趁年轻多玩几年……”。

但我还是特别地留意起心蕾的一举一动来。

今天她邀我吃晚饭，竟然还要带两个女同事，说都是她的好朋友。

按约定的时间，我有点怀着赴“鸿门宴”的心情来到新园酒店，她选这里说是饭后方便去逛商场。她们都还没到，这是惯例，叫男士“优先”，于是我先坐下要了一壶茶自个先喝起来。

“哎呀，不等我们的雷峰就先喝上啦。”一阵清脆的声音带来了四个青春少女，说话的是一个长得俏狐狸脸头发比我还短的女子。

我愣了一下，赶忙站起来招呼，“请坐，请坐。喔，怎么是四个啊，心蕾你不是说三个吗。”

“哇，不是吧，才多来一个就心痛起钱包，平时对我们雷峰三两天就是

一大请，你也太偏心了吧。”还是刚才说话的那个女孩子。

“请别误会，只是我记错人数，所以刚才就叫少了一个茶位。”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同事……”心蕾一个个指着向我介绍，我不断地点头，傻傻地陪笑，知道了刚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女孩子叫李真，其他的名字都没记住。心蕾坐我右边，李真坐我正对面，较高个子的那位坐在我左侧，高个子旁边那位是个带眼镜挺秀气的姑娘。

“怎么不见我们的男主角自我介绍一下啊？”又是这个多嘴的家伙。

“名字心蕾已经介绍了，我呢，性格开朗，为人善良，没什么不良嗜好，以电脑为生，业余爱好广泛，喜欢各种体育运动，怎奈天生弱质没有高大魁梧的身姿，一米七三，不到六十公斤。怎么样，这怔婚启示够详细的吧，不知李真小姐是否也来一个？”我笑眯眯地看着她，心想看你还敢和我找茬。

“我啊，长得不够雷峰漂亮，身材不够雷峰好看，心地不够雷峰善良，性格不够雷峰温柔，爱好不够雷峰高雅，反正雷峰每一个细胞都比我好……”

“好了好了，怎么还没开始吃嘴就先动起来。”心蕾将李真打断。

我偏头问心蕾：“怎么叫你雷峰？”

带眼镜的那位回答：“心蕾热心帮人，玩起来又特别地疯，所以我们就叫她蕾疯，一语双关。”

那个刁嘴的李真突然兴奋地对旁边的同事说：“他说话这么大声，我们就叫他雷公算了，嘻嘻，也有点一语双关的味道。”

我这才醒起刚才说话时确实太大声了。这是老毛病了，在公司里我是有名的噪音炸弹，我的声音一出办公室的平均分贝值就徒增一个数量级，几个好友感叹如此将来耳膜肯定很快老化。曾经有一个女同事悄悄对我说：“我刚到机房工作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和你说话，只要你一开口我就老是心虚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无数次提醒自己要喃喃细语，可是一放松警惕马上就成高音喇叭。

我分析过这习惯的根源，这是性格决定的。声音大意味着话本身的能量小，要通过分贝数来提高它的影响力，这是一种表现意识的流露，长期积累就成为习惯了。除了说话声大，我还经常口不择言，这是一大致命缺点。我是A型的血型，也是标准的A型性格，特别急噪和固执。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本应三思而言再三思而行，但我却像未懂事的小朋友，很多时候说出来的话根本没有经过思维过滤甚至未经大脑批准嘴巴就擅自做主。

想想以往因为不合时宜的发言已经令自己吃尽了各种苦头，今天可不能再添乱了，特别是那个牙尖嘴利的李真，那阵势显然在有意为难我。看来不能和她在这场合交锋，沉默是金，让她一个人说不起来。

于是我祥装没听到，低头拿起杯子喝茶。

“同志们看，一听这绰号我们的男主人就美滋滋地喝了起来，这“雷公”茶是不是很滋润啊？”

“李真你再胡说我要生气了。我大哥今天请你们吃饭可不是叫你来吵架。”心蕾替我解围，她转过身向我说道：“大哥你别介意，她就这样成天爱胡说八道。”

李真向心蕾做了个鬼脸，小声说道：“大哥大哥的好亲热哦，什么时候也给我介绍一个大哥啊。”

这顿饭我是吃不起什么胃口，心思老在盘算着饭局以外的东西。随着饭菜的上桌，她们开始喋喋不休地聊起来，几乎都是她们身边的琐事，这个

说早上遇到一个光头留长胡子的顾客，那个说今天主任看起来心情很差，把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说得津津有味，好象我是透明一样。李真没有再针对我，心蕾也很兴致地和姐妹们连成一片。

透明倒好，可是她们几个象是有默契一般，个个都周期性地向我瞪一眼，像首长阅兵似的，看得我心里慌慌的浑身不自在。更难受的是，她们几个时不时交头接耳一翻，好象在分享什么秘密，有时候是高个子和带眼镜的贴着耳低着头说几句，李真就左右开弓，不断和心蕾以及带眼镜的窃窃私语，说着说着还向我瞄一下，我心里马上也跟着哆嗦一下。后来我干脆放弃旁听的权利，眼睛随便找个目标盯着不放，将自己晾在一边，心里想着公司的一个方案。

可是我一分神就给她们发现了，她们像是突然对上网兴趣大增，隔几分钟就提一个有关互联网的问题，仿如暗壕里的冷枪还不时扔出几个手榴弹搅得我根本集中不了精神。方案没想好经验倒总结出一条，在众女同胞云集的场所，单枪匹马的男士无异于一头小羔羊在与狼共舞。

好不容易熬到了尾，一听见心蕾对我说“埋单吧”，我就象犯罪嫌疑人听到法官终判无罪当庭释放一样如释重负。她们的胃口也委实小得可怜，台面上不少菜都显得完好无损，这和她们神侃的那股风卷残云之势形成巨大的反差，显然是姑娘之意不在吃。

李真提议我将剩菜打包回去，我说算了，心想我人都快成你们的菜肴了，哪还有心思打包同类。

我没有和她们一起去逛街，很有礼貌地向她们告别后早早就打道回府，往床上一躺有种逃出炼狱的舒展。

这劳师动众的聚餐是否有让亲朋好友检阅的意思呢？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来。

我一通胡思乱想后暗骂自己，人家心蕾玉洁冰清的，连句稍微敏感的词都没用过，自己却杯弓蛇影自作多情。不过是普普通通一顿饭而已，自己却如此多虑，好端端的一桌饭菜也吃得味同嚼蜡，真是活该。

第十二节

一阵“铃铃”的电话声把我惊醒，我看看钟才还不到八点。不知哪个家伙这么不识趣，这周末老大早的就扰人清梦，非把他臭骂一顿不可。

“还没起床吗？”，清甜若水的声音，是帆！我像是被注射了兴奋剂，立刻弹坐了起来，几秒后才发现清晨的寒意，连忙裹起半边被子。

“刚起来一会儿，你怎么也这么早。”我撒谎的本领已经登峰造极。

“我都吃了早餐了，你在干吗呢？”她又问。

“还不是在想你嘛。昨晚想得睡不着，只好一大早赶起来继续想。”自从我跟下一条心要对帆发动正面进攻后，我耍无赖的功夫一天比一天长进。

“你别越来越不正经，我今早起来看到天气特别爽，所以想叫你早一点去仙湖，太晚了就怕太阳晒毒了，而且我下午还有事。”

我这才醒起今天还有此伟大的任务，昨晚一帮朋友玩到深夜连闹钟都忘了调，差点坏了好事。

“英雄所见略同，我昨天还想问你要不要一大早赶去看晨光第一线呢，怕你太养身子起不来才作罢。这样吧，半小时后我在你家下来的路口等你。”

“这哪说得准，你到了再给电话我吧。”

我飞快地刷牙洗脸，然后从冰箱拿出一罐八宝粥三两口就咽了进去，前后不到五分钟，这种效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也不多见。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我哼着小调，把油门一加，就像孙悦开的那辆幸福快车一样上路了。

到了银湖湖畔，我拨通了帆的电话，她家有几个号码，帆的床头独享一部电话。

“喂，找谁……”，帆甜甜的声音听得我不忍心打断，她连续说了几声后，我吊起嗓子说道：“对不起，主人不在，他在银湖路口等人，有什么事请在‘滴’一声后留言。”

我把电话一关，坐在车上乐乐地欣赏湖边一群阿姨在跳舞。

“很有意思是吧？每天早上都有许多老人在这里运动。”帆走到我旁边拍拍我肩膀。

哇，今天帆穿得可是漂亮极了，黑色的丝裤，浅蓝色的外套披着没上扣子，里面一件紫色的圆领低胸紧身衬衣相当惹眼，将她诱人的曲线刻画得淋漓尽致，一条银链挂在白芷的肌肤上，坠子就浮在胸沟的交界处让人禁不住产生丰富的遐想，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性感迷人。

好事惊醒梦，出门见春光，今天是什么日子老天爷如此恩典？

我咽了一口唾液，回过神来说道：“喔嚯，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真是太漂亮了，还显山露水的勾人眼！怎么今天穿得这么 SEXY？”

“就你嘴贫，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她豆豆的脸上泛出了一点红，更加光彩动人。

我回过头说道：“快上车吧，你美得让我都不好意思再多看几眼，要不思想就开始犯罪了。”

她狠狠地踹了我一脚，“不准胡说八道。”

载着帆我以不到 60 的时速走在路上，身边的大车不断急驰而过，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追赶欲望。我心中涌起无限温柔，思量着能够和帆这样永远地走下去就满足了。

仙湖植物园是坐落在离市区还有一小段距离的莲塘工业区的北端，面积相当大，和梧桐山连成一体，里面还有几个独立的湖，有的还和深圳水库连在一起。整体上看仙湖是一个巨大的拱形，从飞机上瞧有点象一个佛像靠在梧桐山上。仙湖是深圳市呼吸系统的一片重要“肺叶”，对深圳的生态调节贡献很大。

漫山遍野都是绿，到处都是参天的大树，在喧嚣繁忙环境下生活的深圳人在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来寻幽，找寻那返朴归真的感觉。除了各式各样的植物，这里还有一个弘法寺，是深圳佛教文化的代表。据说当时弘法寺选址时请了国内外许多高僧和风水先生，最后大家一致看好仙湖。弘法寺已经成为仙湖植物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坐落在园中深处的半山腰上，离大门口还有几公里路程。

来到仙湖植物园的人们通常都会去弘法寺烧烧香，我们也是先到了弘

法寺。

我问：“你来过这里吗？”

“我来过几次仙湖烧烤，但从没到这里烧过香，我不太迷信这个，况且我妈是信基督教的，和这是有冲突，所以一家人来仙湖玩也不到这里。”

本来宗教这东西就是一种精神寄托，信者有不信者无，各门各派都殊途同归，将人类对生命与死亡以及各种困惑的念头用神秘不可测的力量来解析。

我带着帆走进烟雾缭绕的大殿，我对她说：“其实佛教并不算是迷信，它是一种文化，以轮回作思想基础，教导人们要从善积德。你知道吗，佛字的本意就是觉悟，也就是看破红尘，将人们从功名利禄的苦海中解救出来，达到普渡众生的目的。”

“我对宗教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对星座兴趣了一段时间。”

“但人是要有精神依赖的呀，你不也觉得有时候会很空虚吗，也许宗教能使人很解脱。”

这和现代文明和科技没有冲突，西方发达国家的元首和著名的科学家大都是信教的。”

“你相信真有轮回这回事吗，要这样岂不是全世界的人都赶着去投比尔盖茨的胎，那扇大门看来想不被挤破都难。”她不以为然地说。

我叹了口气，“所以才要因善得果嘛，就凭你这话下辈子想要做人人都难。”

周围的人非常多而杂，有一家老小的，有情侣眷眷的，有拿着旗帜旅游团带队的，还有只身一人的。表情也各异，有的笑哈哈，有的神情凝重，有的若无其事，有的虔诚万分，有的毫无表情，还有的人一手高举香火一手提着大哥大在大声吆喝。形形色色将人间百态呈现在佛门的怀抱中，每个人都瞬间灵魂释放，精神祈盼。

由于都拿着香火，大家拥挤起来就很乱，有几个穿着斯文的姑娘更是狼狈，她们看着手中烧得火红的香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是直跺脚。在混乱的人群堆里我很想拉住她的手前进，但数次机会都没有把握好。香火散发出来的浓烟把我们都熏出了眼泪，我笑对帆言：“很感人，是不是。”将多余的香火扔进大坛后，我拿着三支香在蒲团上跪下，朝着巨大的漆金铜像拜了三下，心中默默许了一个愿。

帆说：“既然来了，也入乡随俗一吧。”她也点着三支香，走到前面也像我一样跪下，我看她闭着眼睛默默地祈祷，样子也很虔诚。我悄悄她想，她在许什么愿呢？

离开弘法寺时我放了 50 元到功德箱里，我很感慨地对帆说，“虽然我不是什么信徒，但我很欣赏佛家的哲学，它很能启迪人生，净化心灵。每个人在心灵深处总有好与坏善与恶的较量，当被一种信念去左右时就能有好的结果，这情形就是所谓的‘主与我同在’。”

听了我的话她停下朝天一望，很严肃地说：“主啊主，请赐我以力量，好让我能听懂旁边这位先生的话。”说完她沉默了几秒钟，转身笑着看我，“还是不懂，下次你这位大师还要再讲大道理时看来得通俗一些。”我没好气地说了声：“愚子不可教也。”

在这佛门圣地里我也感受到了神奇的力量。看着帆的倩影我心情澎湃，周围每一件事物都令人激动，叮叮当当的风铃在提醒人们时光的流逝，一排

排晃动的风车在向人们诉说着万物在转动中轮回；一群麻雀在殿堂下欢快地嬉戏，用叽叽喳喳的鸟声告诉我们大自然的和谐；连香火漫出的一缕缕烟絮都能让人感到生命的衍延不熄……

难道世间万物都通灵了？抑或是我已经得道了？

这真是奇妙的感觉，我真实体会到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种境界。

我们漫步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山上，崎曲的小路静静的见不着什么人影，和弘法寺里头的人头涌涌形成强烈的对比。蓝蓝的天空，翠绿的小草，葱郁的大树，湖光的荡漾，清新的空气迎面徐徐地吹来，耳朵里响着小鸟亲切的声音，一切都那么生机盎然让人心旷神怡。

一草一木都有情，绿水青山皆有意，横批：满园都是爱。

真是天赐良机啊，此时不向她表白更待何时？

“想不到你的知识面还挺广的，连宗教都有兴趣，说得我心都痒了想去找本佛经看看。”

“佛经里说，人生就是缘份，人生最大的无奈就是善缘少而恶缘多。我觉得认识你真是我很幸运的善缘。”开始上路了。

“我也觉得我们挺有缘的。我几乎没有什么异性朋友能像你这样谈得来。”她的话看来有戏。

“你知道吗，我第一眼看见你就像触电一样，不怕你笑，这是真的，我最信任眼缘。象是冥冥中早有注定一般，在毫无先兆毫无准备之下我一见到当时还穿得很土的你，就被深深感染了，你当时很随意的抬头看我，就那么电光火石的一瞥，我的心就倒下了。我根本不能想象为什么会这么神奇。有诗为证：惊鸿只一瞥，爱到死方休。”

为了美好的明天，脸皮厚一点也无所谓了，只可惜表情不太地道效果打了点折扣。

帆害羞地眨眨眼，“你又来没正经的，在练习追女孩子是不是？不过当时你给我的印象也挺深的，冒冒失失的一幅傻样。”

哎呀，怎么一记闷棍就将我打发了。

“哎，想想就过去两年多了，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玩了这么多，斗嘴斗气也不少，也该……”

“你说的也对，我们是该收敛一些，虽然没有什么恶意，大家整天彼此讽刺挖苦的也不太好，而且现在是攻击得越来越刻薄了。”她打断我说道。

她又会错我的意，本来我是想说“也该有个结果了”，然后饱含深情地看住她说“我真的是很喜欢你。”

“其实我说过一些不太中听的话并不是有意的，这是一种爱之愈深挑剔愈甚的心理。事实上你在我心目中是很唯美的。”我只好重新上路。

“得了吧，你那歪嘴不把我说得一钱不值就谢天谢地了。”她又来打岔。

“看来你是对我有点误解，我对你的评价有好话坏话还有疯话，坏话疯话都是斗嘴的游戏不当真的，只有好话才是发自内心。我很少昧着良心去夸一个女孩子，可是你在我心中真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像昙花的香味，似淡非淡似浓非浓，特令人回味。我就最喜欢你这种气质型的女孩子。”

喜欢两字终于出口，但好象有点勉强，而且一说到昙花的时候眼睛有点走神。

她扬起头看着我，“我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怎么这

些天你老像是给我做寿一样，那些肉麻的话听得我都快吐了。要真干了什么坏事你快说出来，别在这里兜圈子。”

天哪！为什么要这样作弄我？我心中暗暗叫苦。

“我哪干什么了，实话实说而已，这么多心干吗。”我委屈地说。

“不是我多心，实在是你神经兮兮的令人怀疑，认识这么久，你的鬼把戏我还不知道？你别老惹我揭你的短。”

唉，第一轮战役宣告彻底失败。

我们就这样边聊边走，我心里蠢蠢欲动，但就是不得要领。最后我打消了兵贵神速的念头，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何况人呢。还是用缓兵之计，采用迂回战术，无须刻意去营造而是出奇不意在合适的环境下一针见血。

一放下企图，人就轻松多了。环境好心情也好，连说起话来都特别的爽，我们海阔天空地侃，虽然没有机会说我最想说的话，但我还是感觉到互相的距离又近了一步，这里不愧是个陶冶性情谈情说爱的好地方。

一群五彩缤纷的蝴蝶在路边的花丛里追逐，我摘了一朵小红花递给帆问道：“我记不起这叫什么花了，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她拿着花儿闻了闻，“小时候我很喜欢蝴蝶，成天想着抓几只在家里面放养，后来父亲说蝴蝶上面的粉有毒会弄瞎眼，我就再也不敢动它了。”

我轻轻地哼了起来，“风霜凄紧花颜褪，凭栏临风，丹青难重绘。悔将清泪付烛流，而今空余人憔悴。”我叹息道：“哎，连《蝶恋花》都记不起来了。现在我发现自己衰老得很快，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

“搞电脑的人都有一种很疲惫体力透支的感觉。象今天这样感觉就挺好的，心情特别舒畅，在大自然里人都觉得更年轻了。”

“怎样形容我们今天的游山玩水最合适呢？”

她拉长了腔调说道：“寻幽探古。”

“这多俗，最贴切应该叫‘寻花问柳招蜂引蝶’，当然‘拈花惹草’也说得过去。”

“你别这么恶心好不好，是不是想我把你的嘴巴给缝起来？”

我笑眯眯地对她说：“我看单缝嘴巴还远远不够，要把眼睛给蒙上免得一见美女就想入非非，还要把耳朵堵死免得一听见女孩子的声音就胡思乱想，最好把鼻子也给塞住，省得闻到异性的体香思想又不干不净，当然，要这个时候脑子里还有杂念我也就没辙了，总不能把我的头都砍下来吧？”

帆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真是拿你没办法，这些丑陋的行径你能不能少一些坦白？免得干扰别人。”

“坦白也有罪？人家有罪都可以坦白从宽呢。”

心蕾沉思了一会说道：“我最近在看一本有关吸毒的纪实小说，很有感触。其实每个人灵魂深处都有背叛和污浊的一面，只是看有没有条件让它滋长。”

我发现她在思考什么问题，我问：“连你这矜持的大小姐也有见不得人的思想。”

“说实话，自己有时候也会产生堕落一下的念头。”

“人要堕落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堕落。”我很认真地看着她，“跟我吧，帆，让我和你一起堕落。”

她盯了我一眼，“你整天就这样没点正经，我不和你说了省得自讨没

趣。”

看着她愠愠的神色，我问她：“你下午有什么事呢？”

“一个朋友的婚礼。”

“怪不得穿得这么漂亮，可不要抢新娘子的镜喔。你岂不是又少一个姐妹了。”说着我脑海里飘现了帆身穿婚纱的美丽身影。

“其实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我一个朋友的同事，我朋友硬要拉我去做姐妹。”

“这段时间我也有很多朋友和同学结婚，很多是赶着分房子匆匆忙忙登记的，最火速的一对彼此才认识了四个月。”我默默地说道。

这个季节真是好不热闹，连婚姻也有秋交会了。

第十三节

今天显然不是什么好日子，墙头的挂历上就写着“诸事不宜”。

一大早当我赶到停车场正想启动摩托车时，我发现忘了带今天开会要用到的一份技术文档。“SHIT！”我骂了一句，匆匆跑回宿舍取了资料，大门“咚”的一声关上，我就意识到忘了带钥匙，“真是狗屎！”看看时间已经七点五十分了，我飞快地跑去公共汽车站，简直比千分尺还准确，我一到站那辆203就出发了，我跟着跑了六七步拍了四五下喊了两三声但车子还是轰轰声勇往直前地开走了，将我一个人狠心地抛下让周围的人尴尬地看着。

这不是纯粹和我们无产阶级过不去嘛，连上班都要打的！

嘿，你想甩银子爽它一回它还不让你痛快，等了五分钟过了十多部的士但就是见不着一辆空车。平时熙熙攘攘的也就罢了，今天可是公司的一个重要会议……我的迟到早已是小有名气，今天要是还在大会议室来个“巡回演出”就不太光彩了，群众雪亮的眼睛加上领导们意味深长的目光那可是比吃榴莲的味还怪。

好不容易上了一部车，偏偏在雅园立交碰到不知哪位国家级领导人去喝早茶路过。只见威严挺立的交警们在大路上一站，以济南交警的光辉形象有效地控制住各路口的交通，很快就成功地空出一条宽敞的大马路，数分钟过后就见到一辆闪烁着耀眼光芒的警车带领几部黑色“奔驰”呼啸而过。

我低着头灰溜溜地走进肃静的会议室，迅速找到一个边角位子坐下，我看见经理向我盯了一眼后就和旁边的主管低声说着什么。正在这紧要关头又一个同事低着头进来了，大家的注目礼一下就转到他身上。真是谢天谢地还要谢人，居然还有比我迟到得更晚的。他的出现简直使我精神一振，我象注射了强心剂一样从容地抬头起来。虽然我和这位同事没什么交情，但这时候要来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选举我毫不犹豫会投他一票。

经理干咳一声，“人都到齐了吧！我们现在会议开始。”

会后我还是被主管叫了过去，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很多，我反复地点头，牢牢地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我把他的话归纳为好记易懂的两行：早睡早起身体好，上班准时不迟到。

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想着今天会议下达的任务，这时心蕾打电话过来。

“今天晚上去哪里？”

“哪儿都不想去，心烦。”

“大哥你怎么回事？身体不舒服吗？”

“这副烂骨头想不舒服都难。哪像你们千金贵体的要到处保养。”

“怎么象是吃了火药一样，又给领导批了是不是？”

我意识到自己居然将怨气发在心蕾身上，顿时感到非常歉意。

“批不批还不是这鸟样。我心情有点不好，今晚不想出去了。”

“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早把替你排忧解难视为己任，晚上我请吃饭，帮你开导开导。”

“成天在外面就是吃饭，吃得都腻了，我宁愿吃盒饭又快又省钱。”

“今天你怎么啦，大哥，你这样我可真的担心起来。”

我一听心就软下来，马上换了口气：“我真的没什么，你就甭操心了。”

“那你先吃饭，然后我们一起去 DISCO 跳跳舞散散心。去圣保罗怎么样，听同事说那里比华尔街还要热闹，我还没去过呢。”

那倒是个好主意，喝喝啤酒蹦一蹦，自己也好长时间没去那地方了。

“那要迟一点，今天忘了带钥匙出来，我得先回宿舍一趟，我九点钟去接你吧。”

晚上按约定时间我来到心蕾的楼下，她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牛仔裤和一件黑色的衬衣，长发已经束了起来，高挑而健康的形象，她看见我就轻快地跑了过来，姿势优美富有旋律，那青春的气息令我精神为之一振，白天的颓废之气一扫而光。

“穿这么少不冷吗？”

“的厅里很闷热的。我这儿还有一件外套。”她说着指指皮袋。

一个东，一个西，走起来还挺费时费劲，这时摩托车就发挥了优势，我们在市区拥挤的路上不断穿插前进。看着车龙后面那些心急如焚的汽车司机我都替他们觉得可怜。

深圳的交通可用八个字来形容：四肢发达心肌梗塞。这是大城市的通病，是原始规划没有长远的预见性造成的。北环路深南大道等外线还算畅通，但一进入市区繁忙地段就无处不瓶颈，地铁这个好比“心络通”的特效药迟迟上不来，只好竭泽而渔，砍大树扩马路，路宽了还解决不了问题就实施立体攻势，到处铺立交桥和高架路，一层高架不够就再多一层，将漂亮的市区搞得钢筋铁骨像残疾一般。

圣保罗在联合广场旁边的一栋建筑内，从电梯一出来立刻就感到一种气势非凡，由两排四五十个身穿一色服装的年轻小姐身贴身组成了一条人行道，见有客人来几十位小姐同时招呼“欢迎光临”，听得我直起疙瘩皮，心蕾也没见过这阵势，她拉着我的手小声说：“这里好猛！”

一进大厅，巨大的声浪卷席而来，闪烁的射灯四处张牙舞爪，由于时间尚早，人数不是太多。我对心蕾说：“我们去内厅吧，那里没这么嘈。”我们穿过过道来到内厅，看见一个男子正满面愁容地唱着《人鬼情未了》，我们在一个角落边找到一张两人的小台坐下。没有灯光，所有台面都有一支小红烛，小姐点着蜡烛后为我们拿了两瓶啤酒，“干杯”，我先喝了一大口。

“这里是表演厅，没有外面喧哗。”我对她说。

“你好象对这里很熟，经常来吗？”

“也就来过几次。这里规模一般，但小姐特别多，据说有近两百多个公关。”

深圳是开放型的移民城市，夜生活特别兴旺，三陪和色情产业极其泛滥，两百个公关也不算是个大数目。

“原来你是为这里的小姐来的。”她语气突变，我抬头看见她正怒气冲冲地盯着我，一见她那傻样我就忍不住逗逗她。

“也不完全是。不过偶尔有个小姐陪着放松放松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可惜就是消费太高，就我们这点收入还真有点不舍得。”她脸色铁青，眼睛已经快突了出来，那模样已经可以点着台面的蜡烛了，这表情甚是有趣，我决定把游戏玩大。

“小妹你别这样盯着我好不好，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何况都是逢床作戏的东西。”我稍作停顿，摆出一个叹息的样子，“事后有时也会感到某种堕落，唉！肉体徒然亲近，灵魂终究陌生！”

这时我看见她的手要去拿酒杯，大势不好！我可不想当众做个落汤鸡，我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酒杯夺下，哈哈大笑。

“和你闹着玩的你也当真，你大哥为人你还不清楚吗？我即使有这贼心也没这贼胆啊。”

她愣了一下，脸色立刻阴转晴，突起的眼球迅即恢复原状，然后马上换成一张粉红色羞答答的脸，过程之快可和《动物世界》里看见的变色龙相媲美。

她用右手狠狠地揍在我身上，拿回酒杯喝了一口，“你这人坏得……坏得……，你真是个大无赖。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说实话。”

“傻妹你也管得太多了吧，连大哥的私生活也要过问？你又不介绍多一些好姐妹给大哥做女朋友，大哥要闷得慌可真的想去泡妞了。”

“哇，真是不知丑！还要‘多一些’女朋友才不闷啊，就你这猴样能受得来吗。”

我们玩了会猜点数的游戏，然后到大厅热了热身，但还是略显人气不够。还是喝酒聊天过瘾，我很惭愧自己酒量太小，才喝两瓶小装的喜力啤酒就有点昏，脸上是火辣火辣的，而心蕾也是两瓶下去依然谈笑风声，但脸上也泛出一点红光。

“你很能喝，大哥我向你致敬。”我向前倾着头说到。

“我的酒量也不行，今天高兴才陪大哥多喝了点。这里的人个个都象酒鬼，还那么能跳。”

“十亿人民九亿酒，喝完屁股扭一扭。”我语无伦次。

“什么乱七八糟的。”她眉起头看我，有点红晕的小白脸晶莹剔透，看得我酒兴大发。

“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十亿人民九亿愁，还有一亿当盲流十亿人民九亿苦，还有一亿做公仆”

心蕾眼睛放出了光芒，“还有没有？”

“十亿人民九亿忙，还有一亿睡在床十亿人民九亿商，齐心协力骗中央”

我想了想又说：

“十亿人民都没底，全听咱们朱总理十亿人民齐鼓掌，个个担忧要下岗”她向我敬了一杯，兴奋地问：“你哪学来的？”

“有几句是看回来的，其它就是大哥瞎编的了，但我就这么点墨水，再

也挤不出来了。”

“来，咱们干一杯！为十亿人里能认识大哥干杯！”

我们不断地喝不断地侃，酒精上脑，人已飘飘。

人开始多起来，节目也丰富多了，穿得性感暴露的跑场女歌星和女舞伴绕首弄姿地挑逗着人们的情欲，干冰散发出的烟雾将舞台粉刷得更加朦胧。心蕾拿着酒杯盯着我，眼睛不断和着音乐的节奏眨动，那长长的睫毛跟着上下摇曳，象轻颤翅膀的蝴蝶，看着她这张俏脸我心里一阵悸动，“小妹，今晚你真是好看。”

一曲唱罢，女星们退了下去，灯光昏暗下来，悠悠的音乐开始呻吟，地板上很快挤满了一对对的男女。我不会跳这种舞，但还是被心蕾硬拉了进去，她搭着我的肩我搂住她的腰，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没有步伐只有轻轻的晃动，我闭上眼睛，感到有点意乱情迷，暧昧的音乐，暧昧的空气，人也暧昧起来。她的身体越来越向我倾斜，我在她后腰的手也越拉越紧，很快我们就和身边的其他人一样纠缠在一起，她的头依偎在我的肩上，我的头深深地埋在她清香的秀发中，我们的身躯合二为一，从她柔软的胸脯我听到了她的心跳，世界开始迷糊，然后慢慢地消失，我感觉灵魂已经出窍。

曲终灯亮，拥抱在一起的身体羞涩地分开，我们含含糊糊地回到座位。

我不敢去看她，喝了一大口酒，坐不住了，没向她打招呼就跑到大厅去蹦。在酒精的调和下，我兴奋而麻木地融合在眼前的狂热。

人越来越多，温度越来越高，迷糊中我进入醉生梦死的状态。

在强烈的节奏下，一个穿着比基尼的美艳女子登场了，她高高地站在DJ台上，裸露的胴体洒满了闪耀的银粉，妖女般的动作配合震耳欲聋的音响，将人群带到了沸点，每个人都跟着疯狂地扭曲晃动，人性在跳跃的频闪光灯中幻灭，各种冲动在窒息的热气中蒸发出来。

大家背靠着背，手碰着手，我分不清谁是谁，只知道整个世界在颤抖，血液在喷张，肢体早已被分解成一块块不停地摇摆，台上那挑逗的舞姿不断激发起我原始的欲望，在幻觉中我看见帆和我一起狂蜂乱蝶。

恍惚中我被人拉出舞池，是心蕾，她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

回到座位我又猛喝了几大口。心蕾的声音在我耳边响：“已经一点半了，我们回去吧。”

我跟着心蕾走出群魔乱舞的大厅，大脑一片混乱。

外面很冷，我打了一个寒战。

心蕾从袋子里拿出一件衣服穿上，“大哥我看你好兴奋啊，今天你都快跳疯了。”

我上了车，重重的头轻飘飘的身体，“上车吧”我说道。

她跳上了车，“夜风好冷啊。”说完她捉住我双肩的手缓慢向下移动，最后交叉抱在我前面的小腹，然后她整个身体就像胶水一样粘在我背上，我立时感受到大面积的暖流和那弹性的胸部，一股血液冲向我的大脑。

车子在深南大道向远离市区的方向急驰。心蕾问：“去哪里？”。我没有回答她，加大了油门，车子速度一直往上攀升，两边的花草树木在呼啸中消失，眼睛开始模糊，耳朵只有风声，她的外衣被吹开，有节奏地打在我身上。

心蕾似乎在后面不断地大喊，但我听不清楚，我尽情地宣泄，象是走在清醒和不清醒的边缘，两只手被风吹得发抖，但我还继续加大油门，一直

拧到尽头，夜已深，行人很少，我连闯了几个红灯，在一个路口几乎和一辆面包车撞在一起。

突然我的脖子一阵刺痛，是被心蕾狠狠地咬了一口。我急刹车停在路中央的绿化隔离带上，我下了车用手摸了摸脖子，两排深深的牙痕。

她走到我面前对着我大喊：“你赌命啊你！”

她那俊俏的脸被吓得红彤彤的，渗出楚楚的恐惧，睁得大大的眼睛反射着苍白的路灯，密密的长发凌乱地在夜风中抖动，高耸的胸脯随着急促的呼吸一起一伏，我和她对视了很长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她轻轻地闭上了眼，缓缓地伸出双手，我抑制不住自己，一把将她搂起，她的嘴唇顺势靠过来，瞬间将我的口封住，我们疯狂地相吻，天地在黑夜中旋转，黑夜在烈火中燃烧……

第十四节

一觉醒来我头部感到丝丝阵痛，酒精的威力已经散尽，昨晚的事情却象巨大的乌云笼罩在我脑海。

我洗了个脸，然后对着脸盆上发呆，我对着水中的倒影自言自语：“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以前的猜测变成了现实，心蕾明摆着是要“提拔”我了。我在几分酒意中拥抱了她吻了她，和我的酒后冲动不一样，我明显感觉得到她是非常清醒和投入，这绝对不是那几小瓶喜力啤酒可以醉出来的，我们早已过了十来岁毛头小伙初恋的那种懵懂岁月，这种动作往往是思想和感情长时间沉淀的结果。

我为我的不理智行为感到后悔，这不是个平等的爱。心蕾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个纯洁天真的小妹妹，我对她一切的关怀和照顾都是单纯没有它意的，我真正的意中人是帆，也许正是帆的影子太重才使得我没有空间对她产生爱意。但心蕾不一样，我知道她是没有男朋友的，她一个小女孩远走他乡倍感寂寞，碰到能够倾诉的人都不容易，我是她生活的重要元素，毫无疑问她是对我萌生了爱意。心蕾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一旦爱上将是刻骨铭心。我知道我犯了致命的错误。

我为什么不早些向她阐明立场呢？我思考起以往的一些片段，我数次要解释的时候却不知如何开口，因为我和帆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是理由吗？犖也恢5 馈*

我们这些“适龄”青年在一起注定就是瓜田李下的“易感人群”，“尽兴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稍不留神就被挤到那条路上。难道男女之间纯洁的友谊注定会从量变到质变？“同性为知己者死，异性为爱死”真的要成为定律？这是上天的安排还是人们自己导演的闹剧？

但这不关心蕾的事，这完全是我的错，其实我也早就朦胧感觉到她的意思，但自己却跟着她一起暧昧地发展，即使昨天不去的厅不喝酒事情迟早也会浮出水面，哎，我这不是在害人吗？现在更甚，自己居然稀里糊涂和她

有了亲昵的接触，这实在罪无可恕。

这天上班我情绪非常低落，思维象是打了结一样无法正常工作，脑子里还是反复着思量如何面对心蕾。

我不由自主地拨通了心蕾的办公电话。

“是我。”

“大哥找我有事吗？”听到她带点羞涩的声音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你不说话了？”

“我……我……昨天晚上的事真是对不起，我想我是酒喝多了。”

她慢慢地说：“还有别的事吗？”

看来她没有领会到我的意思，“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我说不下去，我不应该跟她一起？我不应该拥她吻她？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请……小妹……你……不要……误会……昨天……我……”我结结巴巴连自己想说什么都不知道。

“你打这电话就是这个目的？”她说得很干脆。

“我……想……是吧……”

电话挂了，我额头渗出无数汗珠，我从未试过如此不知所云，哎，她肯定还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抱怨起帆来，要是她能早些接纳我事情也许就不会发展现在这样。

这也不是个平等的爱，我对帆情真意切，她却对我轻描淡写。老天为什么如此作梗，有情人难以成眷，错位的爱却说来就来。“自古多情空余恨”真是千古的绝唱。

我就是这样在办公室里辗转反侧，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同事们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

“怎么今天看起来心不在焉，没什么事吧？”同事关心地问。

我往沙发一坐，“烦得要死，都不知活着是干吗！”

“这么低靡，是不是又让哪个靓女给飞了？”

“飞个鸟！现在活得比白开水还平淡无聊，除了房子票子女孩子就没什么可想的，真他妈没劲。”我拿起一叠报纸往茶几上一扔。“早活 50 年还可以有个日本鬼子打打，大不了战死沙场多痛快，现在连个鸟枪都不让藏，真是不知所为！窝窝囊囊成天就折腾这些破事，哪还象个人？”

几个同事象看外星人似地看着我，一个向我笑道：“不能战死沙场就来个玩死情场得了。”

我感叹道：“情路难，难于上青天啊！”

我再也不敢主动打电话给心蕾，她也象在闭门修炼一样好几天没有消息。

最后是到了星期天她一个电话过来打破僵局。

“你怎么回事，这么多天一点音信也没有？”

“我……我这几天不停地想那晚的事，连话也不想多说。”

“你真坏！”

天啊，她误会了我的意思，一个吻不至于连话都不舍得说口水都不舍得吞吧？

“你别误会，我只是想了很多我们之间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东西不太好开口。”

“干吗这样吞吞吐吐的，有话你就直说嘛。”她娇嗔地说道，我一听就知道她又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哎呀，她已经在等着我的求爱了，这可怎么是好啊！

说多错多，我决定尽快结束这个电话。

“小妹，我们出来见面在谈吧，我有些事情想和你当面说清楚。”

“好啊，要不就今晚吧，刚有一部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去哪里看？”

我几天前才被一帮朋友拉去看了这部片子，但想到要和心蕾坦诚地谈心我决定再陪她看多一次，“去深圳戏院吧。”

今天心蕾穿着一套淡灰色很典雅的套裙，从她嘴唇的颜色可以判断得出是化了妆的。说实话心蕾确实有几分姿色，但我一点赞赏她心思都没有，心里就只盘算着如何对她开口。

在一周内同一个电影院相差两排的座位上，我重复看了两次这部电影。屏幕上依然腥风血雨，那个盟军战士被炸弹炸飞了手臂，他还是从容镇定地用另一只手拿起断臂往前冲……电影上的诺曼底更象是一个屠宰场，鲜红的海水映出了人类自身血腥的罪恶，当看到肉搏战中一个盟军士兵由于碗力比不上对手，眼睁睁看着一把锋利的匕首一寸寸刺进自己的心脏，最后在恐惧和绝望中死去的情景，我的心也跟着停顿了，我为人性这相互倾轧嘶咬的画面所震撼。*

心蕾也被这血肉横飞的场面所恫吓，她不敢正视一些血淋淋的镜头，有时候低下头，有时候恐慌地侧头靠在我肩膀上。

“开场那段真是太暴力太血腥了，太残忍了……”当我们走在戏院旁边人民公园的小路时，心蕾还在重温刚才的恐惧。“你觉得这部片怎么样？”她问。

这部片逼真的效果虽然令我在感官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满足，但坦白地说，我却感到传奇人物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已经在走下坡路。在《大白鲨》《侏罗纪公园》《辛德拉的名单》等划时代的巨献之后，斯皮尔伯格找不到什么突破口，于是干脆大肆玩弄技巧，一开片就大幅度大比例地沉醉在画面场景等技术性制作，极“真实”地重现了诺曼底登陆的宏大而血腥的场面，然后再利用“一个和八个”这种数字游戏来歌颂人道主义的伟大，使人们在战争的冷酷中感受到人道的温馨，为了让片子看起来更具内涵，他反复通过汤汉斯颤抖的双手进行人性命运的心理揭示，但作用似乎不太理想。虽然这是个真实感人的故事，但纯技巧的过分依赖和平淡无奇的叙述视角无法让人看到斯皮尔伯格往日的风采。

采。

“大哥怪不得你整天说睡眠不好，看场电影你也考虑这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这又何必呢？”心蕾听了我的评论责怪起我来，“看你这样真是活得累。”

“对，大哥我就是天生命苦的人，别人看来快活的东西也许在我眼里就是痛苦的。小妹，你以后还是少和大哥这种不懂生活的人在一起吧，你应该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她停了下来，看着我然后低下头用很细的声音说道：“我愿意为大哥分担痛苦，我会尽力使大哥你更快乐更幸福。”

我浑身冷汗叠出，“大哥……大哥要是能看见小妹你找个好丈夫有个好归宿，那大哥我就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

“这时候你还说这种话？”她含羞地转过身，“你还当我是小妹妹？”

我真是叫苦连天恨无地洞可钻，原来早已准备好的话居然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问你呢，怎么不出声？”她回过头，用深情的眼睛看着我。

我逃跑似的避开她的目光，“小妹……小妹你是我的好妹妹……”

“当初第一次约我的时候脸皮比木板还厚，现在却比小姑娘还害羞。我喜欢上你这个傻乎乎的大哥真是不走运。”

我知道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不说清楚也不行了，“可你不应该喜欢上大哥啊，你条件这么好我怎么配得上你，你可以找到更理想的对象啊。”

“难道你不喜欢我？”心蕾语气突变。

“你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妹妹，但大哥真的没想过其它的意思。”

“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意中人。”她冷冰冰地问道。

我还是不敢去看她的眼神，只是沉默地点点头。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凄凉的声音令我好不难受，但我已无路可退。

“好多次我想说但是……你不问我也不好说啊。那天晚上的事完全是因为我喝多了，我今天再次向你道歉。”

“你当我是什么人？你太过分了！”她哭了起来，掩面向公园深处跑去。

我追了上去，“小妹，小妹……”

“我不是你小妹，我没有你这大哥……”

“小妹你别这样，大哥对不起你，你原谅大哥一次好不好。”

她回过头，红红的眼睛湿湿的脸，“我说过了我不是你的小妹，我不认识你，你滚开别缠着我。”说完她转身继续往前跑。

我象木偶般呆呆地站在路上半晌不能动弹。怎么会弄成这样？我问自己。事情总是朝着不如人愿的方向发展，但我怎么也料想不到居然会以这样伤害她的方式结束。本来我应该抢在她之前说明的，而且机会也很多，譬如不经意地表示上个星期和女朋友也看了一场电影什么的，这样至少她的自尊心好受一些。但是却……

我连续几天象失了魂一样恍惚，我打了数次电话给心蕾但她一听我的声音就把电话给挂了。我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反倒是她那个叫李真的同事打了好几次电话向我兴师问罪，质问我为何把心蕾害得整天哭，我想通过她向心蕾问候一下就对她说明了事情的大概，她一听就暴跳如雷，象轰炸机一样向我狂轰乱炸，“雷烽可是我们支行的行花啊，人家哪一点不比你强几十倍？你知道周围有多少人在追她？看你那竹竿一般的呆样，雷烽能看上你实在是老天没长眼……”

我不断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并说她讲的这一切我都想过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我的爱在心蕾之前已经另有所属，现在是不能强求的。希望她能转告心蕾希望能够继续做好她大哥。

“你没有资格做人家大哥！”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苦笑，肥皂剧的情节居然出现在我身上，一个温柔漂亮的女孩子欢上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穷书生，可是他却不识好歹，偏偏对另外一个“无情无意”的女孩子一片痴情。人世间就是这样令人啼笑皆非。

第十五节

心蕾的事对我打击很大。我无缘无故多了一个好妹妹，现在却成了空，欢乐和笑声变成了我们之间的苦和痛，我非常内疚经常自责，我想等过了这阵风后我再找她寻求谅解。

我脆弱的心灵已经没有什么承受能力了，帆已成为我唯一的希望，我不知道要再失去帆我还能怎么过。

但是对帆我依然象是老鼠拉龟毫无要领，她对我简直象是个太极高手，一身看家本领舞得密不透风，不管我怎么软硬兼施总被她轻轻地化解于无形。唉，帆啊帆，你简直是上天有意安排下来折磨我的魔鬼天使！

今天是星期五，可我一点心情也没有，想约帆出来居然被委婉地拒绝，这很少见，因为我的邀请频度是如此的小，顶多也就一周一两次，她从来就没有机会说不。可是这次五六七合计三个晚上两个大白天都被一笔勾销。

“你到底什么不舒服，也好让我去看看你吗，不然我真的很担心的。”

“也没什么大事，反正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在家呆几天。”

我心里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很不是滋味，我忍不住耍耍她解气。

“其实我知道你不想出来的真正原因，你是有心事。”

她很紧张地问：“什么心事？”

“说出来也不太好听，算了。”

“你的话从来就没有好听过，快说。”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得了，得了，别卖关子。”

“那我真说了。”

“你少废话！”

“哎，今天那个特殊的日子对不对？”

“什么日子？”她不解地问。

“这还用我说？电视广告天天卖，连小学生都知道什么叫‘那日子’了。当然，象我这样的土包子是到了初三的《生理卫生》才有认识，我还知道它的典型症状就是情绪波动发脾气连星期六星期天都不想出门。”我带着畸形的一丝得意说道：“我说的没错吧？”

她一听又上当了，气得说不出话来，“你这个大坏蛋，我……我不理你了。”说完就把电话一挂。在失望之余我感到了一种变态的快感。

帆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为什么她总是这样对我？我突然产生要监视她的强烈欲望，我急切要揣摩她的心态她的生活，我想知道她在和谁打交道。

但这相当困难，她住在偏僻的角落，我们上下班又不在一起，数字手机是无法监控的，市内电话的记录也不可能出单。就只剩下她的 CALL 台记录了，她的 CALL 机是可以网上查台的，我不断用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密码去试，各种简单的排列数字，她生日，家里的电话，身高和体重，甚至她三围的估计值都无一不试，但屡试屡败。

我心生一计要将这传呼台的网上应用系统黑掉，这是一个基于 NT4 平

台的系统，但我对 NT 一直不感兴趣也不太熟，于是就疯狂地查找 NT 的资料并在各黑客站点上寻觅，但努力了数个通宵也未成功。

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已经误入歧途，我在书上找到了自己的病态，感情不是能够靠猜疑和妒忌可以换来的，书上说爱人之间的桥梁是靠相互理解和信任来筑成的。

我很苦恼，就在街市上找了些言情小说看了起来。故事里的情节都很感人，男女主角个个都爱得天崩地裂，只是天不随人意，其中总有一个不是给车撞死就是得了绝症，要好一点的就是没死成但给火烧得毁了容或给天上掉下的砖块砸成残废。看得我伤痛欲绝同时也为自己觉得可怜，至少人家曾经刻骨铭心地爱过，而自己却.....

我忍不住要给帆写封信，将我的心事表白。怎么写呢？总不能象小说里写的“亲爱的帆，我对你的爱比大海更深更广，我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为你而活的，我的血液为你呻吟，我的毛孔为你颤抖.....”

我不能这么俗，要深沉！我决定填一首诗送给她：

苦，痴心无处吐。人微却共千金赌，多情空恨难作古。满腹辛酸，谁与我诉？

苦，相思如刻骨。芳心暗许早有属，佳人何时方作主？凤愿难尝，死不归土！

.....

当我在 IE 上按下 SEND 将信件发送出去后，我就往床上一躺发起梦来。

我的梦果然有了结果，在发出信件的第三天她主动约我晚上出来“聊聊”。

我能理解到“聊聊”背后的深刻含义，她无疑是被我感动了，我预感今天晚上必定是我人生历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苦心栽培多时的相思树要开花了！我兴奋得差点没把手中的电话筒给咬下，我马上向同事打个招呼就离开了单位。当到达深圳大剧院时我发现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两个小时。来这里会面是我提出的，因为这里邻近荔枝公园，在公园花前柳下那种气氛里我们肯定更容易入戏。

时间尚早，我随便吃了个盒饭，然后在大剧院广场找了一个合适的位子坐下，慢慢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正是下班的高峰期，到处都车水马龙的景象。路口边上是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巨幅宣传画，画里只见小平同志带着慈祥的笑容浮现在繁华的深圳市区背景上。在这深南中路的交通要塞上立此丰碑是很有用意的，东面是地王广场、发展中心、深交所等深圳金融业的代表，西面是特区报社和市政府等喉舌部门，这里可以让小平同志最清晰地看到特区的繁荣和发展，也使人们在繁华中情不自禁怀念这位伟人。

每一个深圳人都在心里深深地感激小平同志，这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表达的。仅仅十余年深圳就从小渔村发展到国民生产总值超千亿的大城市，这个奇迹可以说是小平同志创造的，他以超人的远见提出特区这个概念并完美地将它实施。当特区发展到一定规模，由于经济的极不平衡使得内地产生巨大的对立意见，当全国都在讨论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时候，小平同志不顾年迈毅然亲身南巡，在深圳珠海等地实地考察并充分肯定了特区的业绩，用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威完全堵住了包括实权人物在内的无数反对者的口，有效地保护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使之能够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再发展。

我默默地对着画像，心里无限崇敬，敬爱的小平爷爷啊，俺听从你的

教诲认真学习勤恳工作，为社会为人民不断奉献——可现在都二十有七了还是形单影只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这可怎么说得过去？你不是说“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嘛，我都苦了二十多年到底何时才是尽头啊！这可不是什么不正当的要求，生活在感情荒漠里人是会干枯的，这对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也不利啊！

我诚恳地向着画像祈祷，你老人家就成全成全我吧，让我能够和心上人在一起，我一定更严格要求自己加倍努力工作来报答你和整个社会！

我看到了，小平爷爷轻轻地向我点了点头，他以亲切而充满智慧的笑容鼓励我：只要坚持原则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我象找到了精神支柱，座在石阶上充满信心地等着帆的到来。

帆会和我说什么呢？

她害羞地低着头说：“你诗里说的都是真的吗？”我激动地对她说：“帆，我把整个心都掏出给你了难道还有假？”她还是没抬头，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诗里不是很明白，你能说得直接些吗？”我两手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热泪盈眶，“帆，我爱你，我爱你一辈子……”

仔细一推敲我就觉得帆不会这样开场白，以我的经验她还是会继续装疯扮傻，先和我玩她最拿手的“老鹰抓小鸡”游戏，将我折腾得筋疲力尽后再嫣然一笑，巧妙地放一个破绽使我有机会高唱《我的爱对你说》……

怎么去说呢？女孩子最爱的就是浪漫，没点故事上的情节怎么也不过瘾。于是我脑海里出现了几个画面。

——我突然拉着帆的手跑到一个角落，帆很吃惊地问我：“怎么回事？”我紧张地说：“现在很危险，因为可能会有地震。”她眼睛很慌张地向四周看了看很快恢复了平静，“你又在乱说话。”我很严肃地说：“我没有乱说话，帆，我预感到我们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一场地动山摇的爱，一场死去活来的爱，一场比地震还要深刻的爱！……”

——我将眼睛聚焦在夜空无比深远的某个星点上，连续几分钟沉默然后冒出一句：“哎，帆，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然后我慢慢地说道：“我很快就要到另一个世界了。”帆颤抖着问：“你在开玩笑吧？”我一把拥起她说道：“这是真的，我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我的心我的人都已经送给了你，我要和你一起共

渡风雨人生，我要和你一起分享人世间每一份痛苦和欢乐……”

——我揪准机会板起脸孔斥责帆：“你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毛病吗？傲慢无礼，冷血无常！”帆诧异地看着我，不明白我为何突然情绪大变，我马上打理一下脸上表情，无比温柔地说道：“可是我却偏偏爱上了你这个浑身带刺的傻丫头，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帆终于出现了，是那套最迷人的紫色套装。看看时间离八点还有整整7分钟，她提早来了！这简直比国宝熊猫还稀罕。我激动地大力向她挥手迎了上去，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由于兴奋过度居然连鲜花都忘了买，两手空空的我大骂自己得意忘形。

“不好意思，赶得有点急，正想去买束花送你你就来了。”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何须动用鲜花开路？”

你这不是又来装糊涂吗，咱也先来捉捉迷藏。“劳繁你大驾相请还不算喜事？这里比较吵，我们到荔枝公园去吧。”

不出我所料她爽快地答应了。

我说：“我最近心里老是在唱一首歌，想不想听听？”

“你五音不全还想献丑？不过我耳膜的承受能力很强，就满足满足你的表现欲吧。”

“我最近比较帆，比较帆比较帆，总觉得日子过得特别难堪……”

“求你别拿我的名字开涮好不好？”

“这不是玩笑，唱的都是心里话，我的信你收到了吗？”

“当晚就收到了，你是不是在练写诗？不过好象很低落哦，不是说‘顺不顺看看克林顿，苦不苦看看萨达姆’嘛，有些事情其实是没必要放在心上。”

果然又在耍花招！反正时间正早不急着赶路，咱也跟着兜兜风再说。

“当晚就收到？看来你上网的热情是一日千里啊，不会是三天打渔四天上网吧？”

“网络就是新生活嘛，这叫紧紧跟上潮流。”

“那你已经落后潮流，现在的口号已经改了。”

“改成什么？”

“网络就是性生活。”

“你别这么老不正经的，要再讲下流的东西我不理你了。”

“你的意思是性生活很下流？”

“是你下流！”

我承认自己有点意淫的委琐，但这词确实很醒目让人难忘。

“这也算下流？看来你对我们男人真是了解不深。其实我们男人呢……”

她盯了我一眼把我打断，“别说了，你整天这样不三不四的，我真的不明白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今天我本来是要和你谈些正事的，唉，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心里一阵狂喜，这可是一个明显的暗示！

我等不住了，站到她面前激动地说：“帆，我不是不三不四的人这你应该知道，但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对我冷淡，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她看着我，欲语还休的模样，突然低下头轻声问我：“你真的喜欢我？”

来了，终于来了！我煎熬了无数夜晚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从见到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喜欢上你，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无时无刻地想你、爱你，这可真是肝肠寸断的煎熬啊！”

她的头更低了，当我正想将她抱起的时候，“可是，我……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晴天霹雳，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说什么？”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真不知道你是喜欢我，我一直都当你是我的好朋友甚至是好哥哥。”

“他什么时候回国的。”我极力控制自己不让声音发抖。

“不是他。阿光在国土规划局工作，我和他是在一次单位活动中认识的，五四青年节那天。”

这个可恶的鬼画局！除了砍树掏山卖地皮居然连我的好事也横上一杠。

往事象潮水般向我袭来，五月四号，已经快半年了！我明白她当初为什么突然对星座感兴趣了，我明白为什么那些日子她显得特别兴奋了，我也明白了她和我一起时为什么经常留心地去查看CALL机和手机……

“我很蠢！”我自言自语道，“去仙湖那天你也是参加他朋友的婚礼吧？”

她有点尴尬地点点头，“其实我是很欣赏你的，但也许是有缘无份吧。你应该能找到更合适的人……其实我这个人也很多缺点，人既要强又任性……”

我一把将她打断，“你省些高贵的口水吧，我只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

“我能够怎么说呢？我这个人最不会自作多情，我一直认为我们是很纯洁的朋友关系。”

直到了这段时间我才发觉你……所以我就有意识地疏远你来避免你的误会，当收到你的邮件我当即就决定约你出来说清楚。”

我知道我的理智快到边缘了，“你说的对，是我自作多情。”我苦笑着说完转身就往公园大门走去。

她追了上来，“很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说……请你原谅我，我们还是好朋友是不是？”

“你当我是你手中的玩物？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我头也不回以跑步的速度走出了荔枝公园，一出大门我的眼泪就象断线的念珠一样落下。我完全失去了方向，一个劲地往前面黑暗不见路灯的地方走。我对周围的一切事情没有丝毫的反应，只是两条腿不停地机械运动，几个小时里走了什么地方去过哪里我毫无记忆，我的心脏已经完全被一种失重的坠落感所占据，比坐在《欢乐谷》里太空梭从四十米高空自由落体那瞬间还要强烈。

夜空星光灿烂，大街上流光溢彩，而我的世界却是漆黑一片。我失恋了，一场没有恋爱过程的失恋。

第十六节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季节，空气中都充满了眼泪的味道。短短一个月内我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女孩子，这是上天安排的一个巨大玩笑，我就是这个天大玩笑的丑角。我想起一位名人的名句：“如果你爱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着，都请你相信，你是幸福的。”想想自己真是被他黑黑地幽了一默。

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很麻木，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产生兴趣。我正常的生物钟被打个粉碎，几乎天天失眠经常在床上看着天亮，我恐惧这种深不见底的漫漫长夜。

不管是电视里还是现实中，一见到幸福缠绵的画面我就象被烈火一般炙烤，凡是美好的东西都对我是一种折磨。为了分散精神，我到书城买了一本围棋名局，每天晚上就一个人对着棋盘打谱，从吴清源的本因坊大战到小林光一的成名作，不到一个月就将厚厚一本棋谱全部复盘。

但平时我还是极力掩盖自己的情绪。一到年末各种活动是特别的多，每次我都若无其事地和同事朋友们吃饭喝酒聊天。

一天晚上我们一帮老乡在热情高涨地在唱卡拉 OK，他们个个都象吃了

催情剂般不断地点唱那些痴怨的情歌，那些动人的歌词象利剑一样在我身上乱刺，听得我心如刀割但也只好强颜欢笑地陪着唱。当 BEYOND《光辉岁月》那句“……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一出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趁着微弱的灯光我逃到洗手间对着镜子黯然泪下，“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时候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我很不容易平静下来。看着周围的灯红酒绿人声鼎沸，我却只能找到寂寞孤独的影子。

“你们看看！这家伙简直是个雕塑，比革命烈士还要庄严。”和我同龄但已经是农业银行一个支行行长的老乡指着我说道，“酒你喝得最少，歌也不唱就呆呆地坐那儿，你怎么回事？”

我苦笑一声，“唉，刚被一个女孩子的‘绝情手’打得遍体鳞伤，接着又被另一个的‘摧心掌’打成致命的内伤，现在都快魂不附体了，哪象你们春风得意大好心情。”

“我操，你这小口径还能同时来两响？真人不露相啊！”他拿起一杯红酒递给我，“女人这东西千万别放在心上，深圳这地方只要有钱什么靓女找不到？喝了！”

我轻轻地喝了一口，“还是你高。”

“关键就是他妈的没钱，一年下来连十万都不到，租房子和女朋友身上就已经花掉了大半，这还怎么过？一想到结婚我就偏头痛！”那个在证券所工作的感叹道。

“你丫的还有十万，我一年连双薪还有晚婚奖什么的全部加起来才是你的一半，女朋友不敢找连自己都快要养不活了。”一位成教学院的老师——我们公认的“精神贵族”也在叫苦。

“现在就数电脑信息行业最吃香了，应该是最风光了吧？”他们问我。

“就不要提我了，说了连自己都觉得惭愧，也省得败坏了 IT 行业的好名声。”

一谈起钱个个都象焉了的黄瓜一样垂头丧气。

我拿起酒杯一喝见底，“唉，一场游戏一场梦！”

时间确实可以治病，经过一个多月的“半休克”状态，我渐渐恢复了理智和思维，可以较冷静地去考虑一些问题。我发现我们三个人的位置有点错乱，心蕾对我就象我对帆，都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而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感叹上苍弄人。

于帆我确实是一厢情愿，她也许从来就没喜欢过我。我和她一起自作多情了两年的时间，她连最起码的机会都没有给我，我对她其实也是一无所知。事实上她并不是在有意欺骗我，一切都是因为她说的“有缘没份”。我不应该责怪她。

但心蕾不一样，她对我一往情深自己却辜负了她，我一想起心蕾我就非常内疚和心痛，越想就越发觉心蕾是如此的完美，我极度后悔，内心不断责备自己，这种感觉令我寝食不安。

九九年的元旦又到了，我一个人悄悄地回家休假，回去之前我向她们两个表示祝福，在 CALL 台里我向心蕾说道：祝小妹新年快乐青春常驻，对帆的留言是：祝帆小姐新年快乐万事胜意。

第二天帆也礼节性地给我留台祝福，但是心蕾却毫无消息，也许她也回家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找心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很想弥补我当初的过失，但一想到她可能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把电话挂掉我就没勇气贸然致电给她。

很快就是情人节，放寒假的时间也快到了，这时候我很意外地收到帆的一个邀请电话。

“……我元旦打你手提电话但你关机了，这么久没见你还好吧。”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悦耳。

“还可以，你呢？”

“也还行，这个星期六晚上你有空吗？”

“有什么事吗？”

“我想请些好朋友聚聚一起吃餐饭，你也来好吗？”

我咬咬牙问道：“什么喜事，是不是要请吃喜糖了？”

“不是不是，只是我工作有点变动，我要调到上面机关秘书处上班了。”

“恭喜恭喜，你终于可以做你喜欢的工作不需要再整天对着电脑发愁了，周末我一定去捧场。”

我们几个月的第一次通话居然如此若无其事的平静，这使我有信心去联系心蕾。这个晚上我终于拨通心蕾的宿舍电话，“嘟—嘟—”的电话响铃声将我的心绷得紧紧，第一次没人听，第二次没人听……每隔几分钟我就去一个电话，但一直延续到十二点结果都是一样。

刚好她今天有事吧，我想，也许是单位组织的活动。

第二天也是整个晚上没有人。

第三天也一样。我慌了，是不是要直接传呼她呢？但一想到 CALL 机有种阻隔不利于久别重逢的场合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心蕾是不是也和帆一样换了地方？我想起了那个曾经为难过我的李真，她可是心蕾要好的同事和朋友，我应该先找她问问情况，说不准还可以求她帮忙牵牵线拉拉我们的关系。

我是翻箱倒柜才找到李真的名片，我迅速 CALL 她，她一下就听出我的声音，“有什么事？”她直截了当地问。

“心蕾近来还好吧？”

“肯定比去年跟着一个傻瓜好。”

我一听就放心了，“可我几次都找不到她，好象这几天她没在宿舍。”

“有些人好象很无赖。”

“没错，李小姐真是火眼金睛，我一在你面前马上就原形毕露。你能告诉我一些心蕾的情况吗？”

“怎么太阳突然会从西边出来。”

“那一定是因为你太光芒四射所以产生了错觉。”

“有些人还特别不自量，不知是我的直觉还是错觉。”

“对，象我这样的人在你无比的智慧面前实在不自量力，所以才冒昧向你请教。”

“你省了这条心吧。”

“果然是持才傲物的风格，佩服佩服。我就喜欢与这样的人为师，请问……”

“我是说你省了雷锋这条心。”

“这我已经做到了，现在我心里就只有李老师你了，心蕾的事你爱说就

说不说也罢。”

“你别在这里卖乖，到底想找雷锋什么事？”

“我想找她出来谈谈，你能帮个忙吗？我会很感激你的。”

“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呢？还想做人大哥？你是不是有点毛病？”

“李真，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很后悔，我觉得很对不起心蕾，我还想和她做个好朋友。”

“有这必要吗？她现在已经和我们科长喜结良缘了。”

“你……在开玩笑吧，这……怎么可能，才……三个月啊？”我象被一箭穿心，连声音都变了。

“唉，我看雷锋也不是太情愿，其实我们科长早就在盯着她，她被你气了以后就跟了他。这次是我们单位最后一次分房子，科长天天缠着她去注册登记，直到上星期雷锋终于答应了。这几天他们回了科长的老家。”

我瘫坐在椅子上，怎么可能呢？心蕾怎么会因为房子就这样匆匆成婚呢？心蕾不应该是这种人啊！这一定是我的打击造成的，我的内疚增添了深深的负罪感，我觉得自己象个罪恶的刽子手，将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赶到一条并非她要走的路上。

我再次彻夜未眠。

帆的晚宴设在新城酒家的玫瑰厅，我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带上礼物因为我真是不知道应该送什么。

来了十余人，都是帆的一些好友和同事，男的只有四个，我，他，还有其他两个男同事。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他比我稍高一点，身材相当壮实，皮肤白白净净，带着眼镜的方脸一看就是个官相。我和他站一起就是比较明显的对比，要被导演放在电影里肯定是一对阶级敌人，当然我是面临巨大生存压力连饭也吃不饱的无产阶级。

他很热情地向我打招呼，然后就坐在我旁边很主动和我聊起来，他口才相当好，从他的自我介绍我知道他叫光远，是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比我还迟两年才到深圳工作，但他已经是个科级干部而我却仍是一文不值的工程师。

当人都到齐的时候，他回到帆的身边。

“谢谢大家赏脸来到这里，大家工作都很忙也难得一起聚聚。今天我们很高兴，小帆就要新的工作岗位上班了，让我们先预祝她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开心取得更辉煌的成绩！”光远拉着大家向帆碰杯，他风度翩翩似乎很适应这种场合，而且看他的口气已经是男主人身份自居。

“谢谢大家，和各位一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很感激大家长期以来给我的支持和帮助……”

他们两个配合得天衣无缝，光远说话时帆就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帆说话时光远就很礼貌地为客人倒酒，非常合拍。

由于女的较多，座席上谈论的话题就特别琐碎，我一直都没怎么插嘴，我发现帆和光远都很频繁地留心我，他们看我的时候就好象有什么心事一样，我很不自在，就找个机会和身边帆的一位女同事聊了起来，省得被人看得别扭。

这种包房的聚会一般重心都在饭后的唱歌上。光远首先为帆点了一首《知音》，她唱得非常好听，肯定在类似的场合有过练习。这使我想起帆的

一些往事，她以前对卡拉OK一点也不热衷，任凭我怎么鼓励她也不开嗓子。

唉，人是会变的。看着帆那灿烂笑容的脸我心中又涌出丝丝的苦楚。

帆一唱完就走到我身边，“我知道你很喜欢唱，来几首吧。”

为了显示我内心的平静，我连唱了两首歌才歇在沙发上喝起闷酒来。

帆再次走到我身边，轻轻对我说，“刚才吃饭坐你旁边和你聊天的那个女孩感觉怎么样？”

我抬起头看着她，“什么意思？”

“我和光远都觉得她挺适合你的，她性格很文静善良，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你认为如何？”

我眼角一扫果然看见光远正在看着我，老天爷，今天他们竟然处心积虑要为做我红娘。

她见我不出声，飞快地向光远打了个眼色。他心领神会马上点了一首合唱的情歌让我们唱。

我勉强将歌唱完，快快退了下来。这次是光远过来了。

我倒了两杯红酒，递给他一杯然后自己先一口喝完，“你想撮合我们？”

他也一饮而尽，“她人真的很好，你不是最喜欢贤妻良母那种类型吗？她就是了。”

“你怎么知道？”

“小帆说的。”

我又将我俩的酒杯斟满，还是先饮为敬，“你们为什么要帮我？”

“小帆说你是她的好朋友，曾经帮过她不少忙，所以我们也要帮帮你。”

我再次倒满两杯酒，“先谢了你们两个，一人一杯”，说完我将两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

我酒量本来就不行，连续几杯我就开始昏了，眼前开始变成玫瑰色，和酒杯里的液体颜色一模一样。

“果然豪爽。”他也喝了一杯，“我去叫她过来和你一起聊天喝酒。”？

我拉着他摇摇头，“不用了，我已经有了。”说完我抑制不住再次端起杯子注满，一股涩辣辣的琼浆再次顺着喉咙进入食管然后慢慢流入体内，突然涌出千愁百绪，是失落？委屈？自卑？还是嫉妒？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胸中骚动着无数难解的抑郁，这些郁结和酒精缠合在一起在我体内嗜咬使我悲伤和痛苦。

酒精的威力开始点燃，从下往上最后集中在头顶烧了起来，身边的喧闹消失了，五颜六色消失了，一切都变成玫瑰色的酒汪汪……

“别喝了，你眼睛红得都象要流血了！”旁边那位风度翩翩的光远在劝我。

酒酣耳热，我突然在漂亮弧度的高脚玻璃杯中看见凸射出来的自己变形的倒影，他是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卑琐，我不忍心看见他，一大口将里面的他吞了下去，瞬间我的身体一阵痉挛，我捂住口跑到洗手间狂吐，灌下去的压抑又被倒了出来，我的心也跟着泻千里。

我留着最后一分清醒跑出酒店走上天桥，扶着栏杆大口大口地喘气。帆出来了，她周围在寻觅，那娇小的身影在酒店门口显得有些苍凉而不协调，很快那位高大魁梧的身影就出现了，他的出现使得原先的不协调马上协调起来。

我怕他们看见，迅速跑到停车场开启那辆忠诚跟随我的摩托象逃跑般

离去，我顺着深南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到底了，这里就是心蕾的宿舍楼，我拐了进去，那个房很黑没有人——当然是没有人，心蕾正在她做科长的先生那里。

我停下车坐在旁边看着那间曾经熟悉的房间，一股酒气又再涌出。我走到边上的小卖部，这里的电话号码我还认得，心蕾曾经用它和我打过无数的传呼。

我买了几瓶啤酒坐在路边再次喝起来，但肠胃刚才已经被折腾成习惯性的流产，稍喝几口体内就翻江倒海，接着就是一阵催肠的呕吐，我没办法去感受“不在酒精中爆发就在酒精中死亡”的滋味。

我边喝边吐，精神恍惚，模模糊糊中我看见了心蕾。

我一把抓住她的双手，整个身躯以“Z”形朝她跪下，“心蕾我对不起你，是我辜负了你，我糊涂我愚蠢我不懂珍惜，但我一定补过我的错，我会对永远对你好的……”——我痛苦地忏悔，将头深深地埋在她的双腿的中央，温暖的泪水慢慢渗透到她光滑的裤子上……

“你没事吧？”我被一个保安拍醒。

“没事，稍微喝多了点。”

“我们要关门了。”

看看时间已经十二点多，我上了车。

“看你失魂落魄，可要小心点。”

夜风刺骨，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迷茫地开着车走在空旷的大路上。

车从深南路转入笋岗路穿过体育馆上了立交桥，然后顺势而下来到了银湖。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但我还是停了车。我在湖边熟悉的草地上躺下，草地有点湿润，更增添了几分寒意。

周围了无一人，一片寂静，湖中弥漫着一层灰灰的雾，很是伤感。

孤星冷月，沉寂如霜，水不成冰空惆怅。枯树残枝，顾影独伤，心如死灰生死两茫茫。

星空太亮太眩目，我闭上眼睛，象海绵一样吸收着身边的夜色，然后轻轻地沉没在里面。

（完）

写于 99/04/08

